



尤菴集

早丸

墓誌

共七十

~ 16  
2410  
50



2410  
60-50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一



墓誌

百源申公墓誌

崇禎乙卯正月二十二日百源申公諱碩蕃字仲衍年八十而卒其長子烜先死二子燿爛女婿朴商逸與門生知舊葬之于尚州治東百源山乙向之先兆公自幼喜書出入游戲不舍書冊手有所執必排作字形見者竒之十三歲就教官學書嘗值等輩羣鬪於道傍觀者堵立公端拱欽避若無見焉長老已知其器度非常也十五出為宗人後左右承奉克盡孝敬之道及至丁憂事多有至難者公循理處變少無

近利之心人皆以爲難及也既從鄭文肅公經世李  
蒼石峻遊二公以溫良博雅稱之愚伏嘗曰欲與君  
對討 國朝故事也公博極羣書文藝早成而早知  
科舉外有用心處殊無進取心 崇禎癸酉始陞上  
舍自丁丑以後益無意於當世朝廷始擬金吾郎連  
除大君師傅童蒙教官諸職皆不就以別薦陞爲刑  
工曹佐郎及爲祥雲道察訪則公曰此近金剛山平  
生所願遊遂赴任徧觀山海而卽歸已而以侍講院  
進善兼成均館司業下 召命上疏辭復以軍職下  
別諭使出入經筵又辭遞未幾又以進善 召仍宣  
賜書冊衣資食物及再爲司憲府掌令則公年七十

九矣公歎曰吾年已至矣然 主上新服厥命不可  
偃蹇請免遂力疾就道至嶺底上疏陳情而歸其十  
二月十二日卽 崇陵下玄宮日也曉起露處望哭  
遂感疾而卒遠近相吊曰儒學喪矣筵臣金錫胄啓  
請贈吏曹叅議以褒美之公平山人始祖壯節公崇  
謙麗祖朝有大名 本朝槩官至議政謚文僖其子  
自繩大司成曾祖裕爲名進士祖應麟皆早世不仕  
考謹宣務郎生長漢師盤松坊諸名宰皆推爲長者  
先娶邊氏繼妣李氏生公公配鄭氏文翼公光弼玄  
孫縣監崇衍女先公沒而祔葬焉公重厚舒遲寬恕  
有容望之知其有德君子也口呐呐如不能言而其

中甚辨辨楮義理無毫髮差誤故受公之教者守經  
信古醇謹雅飭也公常稱朱子之言曰財猶膩也近  
則污人聖賢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有素相往來者公  
一朝絕而不相通問未幾其人身陷大逆愚伏問君  
何以早見而預待之也公不以識微自多曰鄉曲賤  
蹤與權門自爾相疎也寧有先知之智乎愚伏歎曰  
人之爲言不當如是耶可謂忠信也公常置白黑物  
數百枚常若計數者然人問之而亦不語豈古人白  
黑豆之遺法歟其內省默察之功可謂密矣居常深  
厚淵靜若無可否而好善疾惡出於天得當甲寅冬  
鐫積用事人有以邸報相示者公歎曰古人恐不忍

讀黨錮傳者奸黨爲學之禍今已作矣亟呼紙筆告  
訣親舊而勉以立脚於陰陽消長之際自此閉口不  
言時事蓋公雖歛退丘園而其不能忘世也如此余  
與公有里閭之舊既湖嶺隔越會合稀濶其會合時  
談說理致相忘其所趣矣嘗與同登離岳水晶峰慨  
念時事悠然有南嶽之興遂咏朗吟飛下祝融峰之  
句矣未幾余榕棘海上而公遽云亡世無知我者矣  
目今邪說橫流朱子不足法大義爲虛張之論塞路  
稽天而九原不可作聊書所感以識公之墓云

徵士持平林公墓誌

徵士東里林公諱璋字平仲羅州會津人也少時以

親命就場屋得解輒不赴省試 仁祖初被薦除尚  
衣院別座景陽道察訪翊衛司侍直嘗暫到景陽卽  
棄歸餘皆不就 孝宗朝奮發大志大起遺逸之士  
超授公刑曹佐郎自是連拜禁府都事翊衛司司禦  
司憲府監察工曹正郎公又曰凡人去就不可不量  
時度力終不應命州之士人與旁邑章甫欲推爲山  
長公亦牢拒皆揖而退可謂介于石確乎不拔者歟  
顯宗朝特拜司憲府持平 召命至門而公沒焉世  
人觀於始終超然不累於世謂其有清逸之操而其  
處家居鄉至性醇行人或未能詳也公生未晬考承  
旨公卒而葬家族避寇湖西五歲而始還鄉里及州

境公輒問父墓安在仍泫然不已母夫人每夜惻悲  
傷則又侍傍哀泣稍長事母夫人極其誠孝常務悅  
其心曰事親者除穿窬外蔑不可從每日娛侍左右  
雖夜未能輒去母夫人命之退然後退然猶帖耳於  
戶外知寢息之安然後乃歸私室嘗忽心動體汗驚  
寤走及母夫人寢所則疾已劇不可爲賴公急投藥  
得已人曰一氣感通自然之理然人欲蔽隔則亦頑  
然罔覺矣公可謂賢遠於人矣後又嘗矢以驗疾勢  
差劇母夫人思食背節物既不可得而瀕於屬續公  
呼天泣禱得延十數日亦得是物以進母夫人曰味  
佳哉後數日乃終公執制踰禮既沒喪比御而不入

者又三年人又曰聖人以獻子爲加於人一等今公又加於獻子矣祭祀極其嚴敬年過六十猶以筋力爲禮每值淫潦則泣念墳土曰水或無乃滲漏耶寢食不能安焉事伯兄友愛篤至伯氏遠宦日久則輒悲思涕泣亦能箴規面和氣藹如也訓誨子弟不費辭說而隨事正義賑恤窮族不計有無歲惡家人欲趨時增置田宅則曰縱不能遍施餓殍忍因而自利耶奴僕市物過直則亦責而還之常杜門自守未嘗入城府守宰或有相遺辭受有節親舊貴顯未嘗輒通問訊蓋公美善不可勝記其所謂行滿人口者歟以故雖異趣工訶之人亦不敢以一疵加焉然其承

師問道有以得於心而體於身則人又不能知也公早從文元公金先生學先生愛重之所以教之者無非爲己謹獨之實功公潛心服膺默有所契嘗曰學問之道無他只敬義而已而二者之中持敬尤難一息間斷此心便不存矣若於外面苟免顯然尤悔而已則無甚難也又曰靜坐存心開卷默看以此兩端循環不已意味自別又曰古人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己今獨居一室猶不知有自己可知存心爲難事於此可見公用力之不疎矣常推尊栗谷先生以爲於道之全體犁然自得無有其比至論出處之義則曰量已度時終始無玷無如退溪先生論者以爲知言

云蓋公有於己者如此而常沈晦退讓不欲輕以語人故人但見其德氣之異於人而其所得之本末深淺人或不能盡知也始祖庇事高麗忠烈王爲上將軍其勲勩書在史氏曾祖鵬 本朝承政院左承旨贈叅判嘗以大學士訟靜庵先生有重名祖復承文院正字 贈判書考挾宣教郎 贈左承旨妣朴氏持平光玉之女公娶叅奉吳彦彪女男之儒叅奉二女適朴世楷梁華南叅奉六男滄溟澈沃湜澥朴世楷男泰字泰衡泰恒余於公爲同門友余性偏駁粗淺每服公沈潛醇厚常欲師法其萬一而不可得也今見公姪孫永德涵狀文舉實刊浮其言質而可徵

益歎公非今世士也傳曰世亂思君子不改其度其謂公歟公生於 萬曆丁酉沒於 崇禎戊申墓在州境三鄉里之君山洞銘曰

潭溪室各有敬義云恭惟文元寔由是門公從而問于茲有聞每警于心其心則存以方其外整而不禁有欲知公請質斯言

### 贈察訪梁君墓誌

南原梁氏著自麗初有郎中能讓實爲始祖我 朝誠之 成廟時以佐理功臣封南原君謚文襄蓋歷事 五朝官爲議政府贊成兼兩館大提學追贈其考九疇贊成其祖碩隆叅判子瓚承旨其子淑牧使

其子允信監察其子思近司勇是生君之考諱世居  
京城遭亂落南僑居沃川郡之東亭村娶安東金峻  
女以 萬曆丙申生君諱應洙字源叔君居家有孝  
友行鄉里薦于方伯褒典未及而以 崇禎戊寅沒  
配李氏郭氏同祔焉李氏生一女適縣監李惟謙郭  
氏生男以松以栢以栻以樟女適金亨斌以松嘗謂  
余曰吾父自幼得一食必以進父母喪親哭泣吊者  
悅焉嫁娶諸弟妹極力營辦待宗族居鄉里未嘗有  
怨惡者願乞一言以鐫埋石余諾而未果而以松死  
焉甚有徐君之感略據其狀而叙之如此云以松有  
男熙載熙世熙周熙緝以栢男熙績三女幼以栻側

出熙叙熙重以樟男熙道熙遇李惟謙男賴賴類  
金亨斌一男一女幼墓在沃之化仁江上

平昌郡守李公墓誌

德水李氏爲東方勝族至播於中朝搢紳然以學問  
道德爲百世師宗惟栗谷先生爲然先生有弟曰玉  
山瑀其子曰司議景節公其司議公之長子也各稱  
字子建妣光州金氏叅議穎男女司議公避兵醴泉  
地以 萬曆丁酉六月十一日生公少善病父兄任  
其弛置不課書公能自從事弱冠悉通經書然目見  
時事大變不肖隨衆進取惟以養親讀書爲務 仁  
祖癸未以才行薦授童蒙教官例陞別座轉司憲府



監察除河陽縣監先是邑居殘敗縣官至寄寓民家  
公構瓦屋百許間凡所以除害興利皆盡心力居四  
年以事罷邑人泣訴按使而不得留則爲立石以頌  
之其後出監義興宜寧兩縣最後守平昌郡間爲別  
座主簿監察儀賓都事等職其三邑治績一如河陽  
時平昌時益修學政峽民丕變秩滿子弟請歸京輦  
公曰白首乾沒非所堪也遂歸鄉間蒔花種樹逍遙  
自適者五年而崇禎辛亥三月二十八日卒前一  
日謂曰吾其歸盡乎嘗聞術人言然矣公既喪考妣  
推其孝以及弟姝多有人所不及者在官時庶弟構  
代以幹蠱每歲惡則必貽書曰家儲必施諸親族有

餘則又分之僮僕隣里或勸以乘時益置田宅則曰  
自爲身謀而忍使彼飢餓乎歸自河陽亟焚家僕歛  
散文書而杖其僕有凶人僞稱粟谷先生庶子歷謁  
州縣州縣以爲先生之子則必可人也善遇之其人  
因冒占人臧獲甚多公爲言於官捕置之法則有奴  
婢數百餘仍稱實自李氏來願屬公公不許尋其根  
脚而歸之本主本主感之要以一半與公公辭謝不  
受又有世傳奴婢百許口有人送言曰此吾家舊籍  
也公不復詰問曰彼實士夫豈讐言欺我乎見人不  
善常諄諄誨諭而不以言於人故人無賢愚皆謂公  
爲善人令人沈氏應教光世女秋浦黃公慎外孫性

聰敏秋浦教諸子令人從傍聽之輒不忘秋浦奇愛之教以書十歲通貫史略小學內訓詩傳等書詩思亦絕人應教公嘗謫固城令人有詩曰玉砌霜風起紗窓月影寒忽聞歸鴈響千里憶南關秋浦卒令人服心喪暮年以報養育之恩其所以事舅姑處兄弟御婢僕各盡其誠嘗曰食牛之力而反食其肉不祥也終身不以入口此暗合於程子之訓矣生于萬曆庚子以崇禎丙申正月四日沒公卒遷其墓而祔葬于軍威縣華山之原子五人長東野生男增華女適成虎英次東溟文科嘗爲侍從次東維武科生男鼎華出爲東溟後女爲宋夏圭妻次東柱有一男

而天季東魯其三子皆幼蓋聞公四十餘病痘幾殊有人拜天爲公祈命公之以善感人此亦可見亦可謂李氏良子弟也

### 軍器寺僉正沈公墓誌

青松沈氏爲東方大姓文林郎洪孚其始祖也墓在青松府東五里至今祭祀不絕本朝德符封青城伯其六代孫光彥官判書號鈍庵是生鎬進士贈大司憲號逸齋史稱西湖處士是生宗敏官郡守贈判書是生諱俠官郡守是公高曾祖及考也妣鄭氏左贊成謚忠翼公崑壽之女公生於萬曆己酉癸亥反正仁穆大妃自西宮還御景德宮公隨長者瞻

拜于路左丁卯 仁廟播遷公陪父兄入行朝諸公  
嘉公侍奉之誠至欲除官公力辭得已辛未癸酉連  
喪考妣甲戌伯兄陋庵公之澤不勝喪公隨諸兄經  
營葬埋廬于父母墓下嘗昏黑將上墓夕哭有虎導  
前人皆異之 崇禎戊子除 長陵叅奉辛卯 孝  
廟行拜陵禮有所問對賜以帽布 上又嘉所植松  
栢茂盛特命陞職遂以瓦署別提移義禁府都事遞  
復拜復以事遞爲翊衛司翊贊乙未八月出宰順安  
居五年病遞邑人立石頌之又以通禮院引儀爲盈  
德縣令御史南九萬褒啓癸卯坐事徒配延曙驛適  
顯廟幸 長陵見路下頌公碑顧謂近侍曰此人尚

在謫籍耶卽命放釋公之受知於 孝顯兩廟非偶  
然也叙拜司畜別提出令文化縣未幾病免又歷司  
僕寺判官載寧郡守中樞府經歷利川府使終爲軍  
器僉正而没于壬子十月二十八日公諱之淹字子  
范自幼聰敏超凡歷十餘官皆有能名葬在豐壤乾  
川洞申坐寅向之原配權氏其考縣監誅其祖佐郎  
得已也生六男三女長男主簿榎次楫裕檣檉挺長  
女適尹壇次適監役李縉長季適判書李翊榎娶縣  
監金守儉女生三子三女廷謙廷泰廷益女並幼楫  
娶縣監金萬重女生一子廷奭格娶叅奉成一童女  
生一女幼檣娶李三才女生一子廷烈檣娶安堦女

生二子廷杰挺娶鄭圭女生一子廷周女皆幼時  
崇禎昭陽大淵獻仲秋日恩津宋時烈撰

公州牧使李公墓誌

崇禎庚戌國內大饑道殣相枕 主上發賑無所愛  
爲吏者或怠或疲民益走死時開寧縣監李公時顯  
士榮能盡心竭力又措置有方流丐家歸旁邑效之  
其施日廣余聞而歎息曰此文忠公親孫宜保其民  
以忠於上也然雖有誠心苟無才智焉能如此  
上聞其政超授星州牧使余又歎息曰 聖上之能  
用人以保良也如是矣文忠公諱恒福世所稱白沙  
先生者也其德業俱在 宣廟朝國史其子府使諱

星男嚴重宏豁娶判官金季男女 天啓壬戌生公  
幼雄偉不羣稍長劬書攻藝年幾四十而無成同春  
宋公浚吉掌銓選用大家子孫除公司養院叅奉平  
遷至直長與朴公世采諸賢同薦陞主太僕寺簿寺  
傍大川馬時漂死公浚渠以走潦又築長堤爲永久  
利出監鴻山縣有貧不能嫁者官爲具資使毋失時  
民有與大家訟前後官皆牽制不能決其大家與公  
有通家好公不爲顧卽決之又有名官介恃干以非  
理公執不可後其人以漕使來以前事誘怵公責斥  
之卽解綬歸監司閔公維重惜其去挽不能得則歎  
曰足下之處心行事令人愧服後其人竟遭臺叅公

直益著焉宣惠廳擇勤廉吏舉公爲郎公束吏胥平  
斗斛諸邑之輸納者頌之其自開寧赴星也開之暑  
白彌山滿野扳援涕泣曰微公則吾皆爲餓鬼矣然  
公常以爲稂莠不去嘉穀受害故嘯聚之徒聞風遠  
跡焉星有義人李士龍選赴虜陣與天兵敵不忍相  
殺虜以兵誘休終不肯遂殺而徇之名聞 上國而  
朝家不敢公施褒典公復其家役又給官田使奉祭  
祀歲存其寡妻而又治石將表其墓未及而遞識者  
恨之營屬吏卒橫甚官不敢何問公皆械杻請刑監  
司愧謝政成道臣以治行第一狀啓曰才長治劇誠  
切愛民寬猛相濟處事得宜姦吏束手豪右縮頸蠲

役除害民蒙實惠論者謂視實猶歎 上特命加通  
政階先是 上追褒開寧之績有曰旣救邑民波及  
隣境仍有晉錫 上之知公蓋舊矣州人李元禎在  
朝鴟張其弟元祉故盜蹠民間願使邑宰公嘗數之  
元祉入庭下咆哮公叱吏驅出門外見者吐舌後元  
禎以母喪歸葬公與之有舊而吊不以時又其子以  
侍從歸省吹角過官門公飭其從者以慙閭里值  
國恤元禎於哭班要見公自解公不肯又遣其子不  
得入元禎奮臂曰豈有侍從而見阻於官門耶元禎  
遂使監司及直指求公過不得則其潛伺密議無不  
至公乃投牒徑歸行李蕭然觀者歎服公遂爲所構

就吏 上察其誣赦之公之爲州擇文武才能任之以事而考其勤怠故領挈表順不勞而治或曰公之爲治一州之人各盡其心公何力焉公遂歸先壠下益無當世念會公州有沿革事難其人遂拜公爲牧陛辭 上引見承旨有多而久之之意公益進前敷奏出語人曰始蒙晉接猶恨其未罄也州屢經非人瓜爛衣弊蛆蝨紛然公至數月而洗梳殆盡有幕職倚勢豪橫有所嫌恚公卽移疾歸監司以民情大沸賑政且急啓請催還大臣亦以 筵白之公曰 朝命雖嚴羞耻難冒監司知不可強遂啓罷之 上不許特命還赴賑事訖卽稱病不視事遂遞時時論大

變有不諂附者禍衅立至公旣歸杜門却掃子弟不許出戶庭曰此豈士夫交遊時耶戊午十一月廿五日卒臨絕意思安閑謂家人曰吾無怛化意如是者再公於孝友天得也親疾嘗糞以驗露禱請代見者感歎伯氏嘗色不悅公自制夏楚泣請焉伯氏亦感泣曰有弟如此吾無憂矣行已不苟其凜然自守處人有不可犯者臨事一刀兩段所親或規其圭角太露推以教子弟要以追慕古昔務自樹立爲先接人以誠不以煦濡之色急人之窘甚於己私智慮絕人臨機善應星州時山陵都監責定鐵物數多而期促吏懼不辦得罪公寂然若無意者期益迫吏益竭蹶

公遂致獄囚憂死者二人于庭曰汝輸鐵若而吾當貫汝囚懼應曰幸甚時二囚子姓族黨林立于門外爭致其鋤鍤斧銓之屬須臾而事集每衙罷處內必挑燈散帙夜分乃寐其澆灌如此故公前後爲官皆以律己厚民勸俗養兵爲要蓋公懶於從官而勤於述先薄於奉己而厚於恤族疎於理家而密於莅官求之古人不合者鮮矣配申氏壯節公崇謙之後生員惕其考也一男世龜進士三女適朴成美申獻南鶴鳴葬在鴻山縣鳳凰山竹節洞坐子之原慶州之李始自新羅沙梁大人謁平世爲衣冠族高麗時益齋齊賢最顯其季父世基亦以文章爲藝文館大提

學寔公十一代祖也高祖禮臣不仕曾祖夢亮叅贊文忠公嘗有四禮訓蒙公又於祭禮嘗考據精博爲儀節一統要以變俗復古爲主可行於久遠無疑文忠公可謂有孫矣余於公墓愛特甚而竟失一百今進士求余銘以埋幽坎遂不辭而據狀採撫以償夙昔之心云

義禁府都事李公墓誌

丙子喪亂之後余舟過西湖岸上有飄然獨立如遺世者入而納拜始知其爲都事李公也所處翳以蕭葦左右置小甕短甌以藏米豆盞鼓其旅瑣之狀令人有不堪之心而公卽悠然若自得者余固已敬之

其後去亂稍久投簪者漸尋仕路爲仕者漸入場屋  
旣而則經營馳騫無異平世而公卽棲遲湖海間卒  
就龍仁先壠之下以癸巳閏七月四日終焉余又知  
公之所守大異於人也於後之數年公胤子承旨公  
以余平日有承顏之舊託以幽堂之銘余受其狀而  
讀之又歎前日淺之爲知公也謹按公延安大姓也  
早孤奉母夫人治舉子業中進士游大學時未幾彝  
倫斃塞大學生多兇黨鼓發廢 母之議公不欲聞  
卽揖諸生歸所親勉之曰科場近獨不可爲親暫留耶  
公曰吾有母故不忍留也遂挈眷集自京師歸處墓  
下足跡終廢朝時未嘗至城市癸亥反正時公持大

夫人服秋制除大學推爲齋任時方治兇黨之名在  
儒籍者公以爲脅從者其罪可略也遂以言於大司  
成鄭公曄曰廢朝十年和氣索然今代虐以寬與物  
更始不亦可乎鄭公服其言丁卯避亂嶺南與愚伏  
鄭公經世所居不遠愚伏熟聞公言行及長選部卽  
除公爲活人別坐移義禁府都事以事遞後爲南別  
殿監造官賊臣自點爲提調公見自點詬詈卽僚如  
僕隸卽解朝衣便服還家自點怒甚構以不近語公  
遂大歸鄉里丙子將避兵公仲氏病在床褥公曰吾  
何忍獨去寧見重獲家人遂盡其業產買牛馬以負  
仲氏公然後乃去杖策隨之人服其篤愛落南十八



年備嘗儉荒而未嘗以困欲變其所守常戒子弟曰  
吾一生與物無競故能終夜安寢人有以廉價賣田  
廬者則又戒曰此必是訟不得售者且其直廉爭者  
必多慎勿生意於其間且利之一字吾嘗絕於言議  
汝曹所知也又嘗曰科舉者士子出身之初頭有些  
不正則雖得可耻故公於衆趨之途却立退步義形  
於言色又謹於奉先當祭雖盛寒必自澡浴故家衆  
化之亦致其謹潔金文敬公集自少恬靜自守不與  
人交大學推舉學行人公違衆以薦其以涼熱爲取  
舍者甚媿服焉然於文敬公公終若與之無情者公  
諱時程字仲和上祖茂以唐中郎將從蘇定方平百

濟留仕新羅賜籍于延歷高麗簪纓不絕六代祖文  
康公石亨事我 惠莊大王爲名臣曾祖夔登第早  
有名以趙靜菴門徒己卯禍作輒挫抑不大顯洪相  
國聖民實銘其墓祖廷秀蔭仕卒官郡守妣 成廟  
別子益陽君懷之女 成廟有錫賚輒辭曰恐累夫  
家 上益竒愛之考贊屢典縣邑栗谷先生嘗選爲  
刑曹郎妣全義李氏 贈贊成彥佑之女配李氏遂  
安人其考亨長仕爲縣監四男長天基卽承旨次益  
基縣監次世基昌基一女適鄭時元其歲九月以公  
治命窆于先兆文秀山蓋圃隱鄭先生始葬于此文  
康公夫人實先生之後故李氏因位以族焉公以名

家大族有文有行而能不隨不趨終以自立甘於困窮而不悔視世之附臚嚇腐身榮而名辱者何如也是可銘也銘曰

彼趨我止彼饗我嗜我守不渝我潔如玉文秀之山大賢所宅我實宅相我從其麓維固維寧維歲千百

校理洪公墓誌

崇禎戊申余寓在東郊洪學士萬衡叔平以其尊府無何公命來見始謂公子王孫風度也及其入門見其顏狀接其辭氣靜如古井淡如大羹余不覺其驚異於心曰何其寒士幽人貌樣耶越三年庚戌正月君疾甚無何公病在床不能視其疾君強扶而坐自

作書以慰其親意書辭筆力無異平日乃以其十四日竟卒無何公疾益篤口不能言猶強爲文以哭之曰汝以精明之資端慤之行言若不出口而發必中節體若不勝衣而見義能勇居家處身澹若寒士清心寡欲無所繫著在側偷翼未嘗違拂執事恪勤動適志意其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無非孝敬之實矣未幾無何公亦沒噫我知無何公矣固不肯辟於愛而有溢美之辭又此其有疾之善言則君之賢於是乎愈可徵矣既而又得老峰閔公鼎重之狀而讀之老峰其姻好而又友也其知之詳而閔之久宜莫如老峰則益知君之賢遠於人矣其狀曰君天資溫雅

性度慈詳孝於父母友於兄弟仁於宗族謙恭自牧恬靜自守常獨處一室耽看書史間遇親朋開懷傾倒亶亶忘倦見識明透言議的確乖激之論憤戾之談未嘗出諸口其處臺閣佐銓衡務循公議絕祛偏私以故輿望歸美儕流信向論當世人物指必先屈於君嗚呼其大者如此細者從可知矣君十六中司馬兩試後十四年登文科隸槐院前八年無何公遭巨創居倚廬君不敢自安其身常處於外不與燕樂以至無何公復常人以爲加於人一等歷藝文館檢閱待教奉教陞成均館典籍轉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成均館直講別職三字銜侍講院文

學司書弘文館修撰校理兵曹正郎吏曹佐郎司諫院獻納被舍人薦其世所謂極選者率再入三入焉無何公地嫌歷險畏約常存而猶戒君曰母以我故不言其所當言然君常不免却顧疏成而焚橐者多矣嘗有百許人漂到耽羅自言 皇明遺民其衣冠不改朝廷押解清國而人莫敢言獨閔公維重力言其不可君以爲大義不明何以爲國即草疏辭意嚴整雖有所拘攣不果上然論者多之三十四歲 國家設重試試文臣伯氏萬容爲壯元君隔二人書名一時榮之而君輒逡巡退遜焉卒時年三十八辛亥二月葬坡州泉峴里君豐山人上祖之慶顯於麗朝

曾祖履祥官大司憲號慕堂以文學行義見稱祖諱  
翼禮曹叅判無何公諱柱元尚 宣祖大王大主封  
永安尉月沙李文忠公廷龜其外翁也君家世地望  
既如此其不事豪奢驕傲已難矣又不樂榮途常閉  
門劬書不爲事物所奪故清粹之氣燦然外見今以  
其父與友所稱者叅以余所見只可於古人中求也  
配閔氏觀察使光勳女閔公清寒淡泊而無何公墓  
其德而強請而議成焉又君以子重模爲文元公金  
先生孫益炅壻亦取其家法而不嫌其貧也古人有  
言曰不見其土但見其草木觀其所與亦可知無何  
公父子也君有二子季曰重楷云銘曰

坡州東泉峴里埋玉樹黃壤裏使人情何能已已

朴君世徵墓誌

朴君世徵字子久有至性純行自其穉齒未嘗謔浪  
無事時不離親側得美味不先入口待人必敬以誠  
長不程督而自能劬書經書子史無不淹貫而詳究  
其義不徒爲應科計也時以周易推占來物鮮有不  
驗者以及星曆筭數之流皆師心而自得每推步來  
歲不爽於曆翁明窻淨几觀玩自娛蓋素性安靜而  
然也 崇禎己未三月鑄大運等錢上疏人宋尚敏  
時株連及君命至君安然就道謂友朋曰死生命也  
今日事固榮矣幸有二穉兒諸友可善視之了無怖

色觀者歎服既至舉止雍容杖下終無一言以其四月初一日竟死於獄有下賤梁宗健義而憐之收視而周旋裹尸其兄弟載以歸改歛納棺而葬之年四十六配邊氏二兒名正命正經朴本新羅氏有蘭鳳封平陽君平陽今爲順天府高麗時有元象工曹典書 本朝叅判彭年其曾孫也叅判殉節族夷君之先以其近屬亦坐廢不振曾祖應臣生員祖近仁考尚蘭母尹氏正郎承賢女君世居懷德城南里修典書墓立叅判碑君皆極其誠心君之葬在墓之北碑之東雪朗里之先塋也噫楊大年宋真宗稱有性氣而及萊公之逐也劫於丁謂之召至於便液俱下面

無人色東坡自許以鐵心石腸而其被逮也兩足俱軟幾不能行夫死生大矣其有能到此而不變者耶君可謂識之高守之正養之深者歟君其從容就死者歟嗚呼子久乎君則何憾余心如何哉昔范孟博有言滂死則禍塞余是何人而久而不死死了多少人嗚呼余尚忍銘吾子久也哉 崇禎己未十月日書

處士鄭君墓誌

鄭君普衍年二十四以 崇禎庚子六月二十四日棄我而死嗚呼棄我猶可何忍棄其父耶其父晏叔氏與其妻兄閔公瑞昆仲始瘞堤川閔氏之葬余嘗

便道往哭之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其父改葬于奉化之沙川里其妣李氏之前嗚呼君雖則棄其父而尚能從其母矣平生篤孝之心失其一而得其一矣君字晚昌天稟甚高志尚清古幼時慕嚴子陵之節常有飄然出塵之想嘗以親命執費來見余其風神灑然令人自失與之語皆三古上事間有非人世間語者余使習四子及近思錄等書雖義理肯綮處卽於言下得之若驚以故專擇其深奧者以相質若其尋常處則不待費力而自通焉嘗曰心有不善而掩護不言使人不知甚不可也吾則不然且人於聖賢心有所疑而畏人非議強以爲是是心與口相欺也

吾甚耻之余曰吾心果無不妄耶須是聖人然後從心而不踰矩自賢人以下則其心未必純乎天理故不敢自信而必學問思辨以求其理之所在然後所見不差矣釋氏反是有心卽是佛之教故先儒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此不可不知也君喜曰釋氏定心之功有似周程靜敬之妙而無格致一端事故不免猖狂自恣而卒得罪於聖人也其敏悟如是矣資又廉潔人與之物不肖輒取苟取之必問其所從來有友人以寶刀與之君卽佩而愛之其人曰此某漢所造也君卽割鞘帶投地曰子何以污我爲哉蓋其漢背親逃竄者也性至孝自三歲時見飲食之佳者輒

以進於親親或不嘗則輒泣亦不食稍長則又知敬  
畏在傍不敢喧笑十一歲失其母哀慕之聲人不忍  
聞十四娶閔公光勲女于安邊任所歸路歷拜母墳  
痛哭移日疾大作久而乃蘇嘗別具新潔衣以祭餘  
時則不敢服友愛二弱妹甚至嘗有求田之意人恠  
之曰君曾不以一物經心而今若是何也君曰二妹  
嫁在京口吾憐其貧甚欲資其窘急爾其寡叔母徐  
氏有養育之恩君移孝以事之得一食必先以進之與  
人交雖甚賤其行可取則輒傾心與之忘分有過失  
則必極言戒之舍生之類雖微不踐見飢寒者必解  
衣衣之輟食食之窮喪必禭之道殫必覆之不計其

體之裸故死之日無一衣之在者至於筆研之具雖  
嘗愛之人苟請之則不待終辭而輒與之待奴僕慈  
而有禮不得使入中門苟有使令則必閉房室而後  
招入故內外斬斬也敬信長者必拜受其規責曰後  
不敢如是常以白綿制深衣以服曰此朱子所服也  
其冠則依程子制嘗以過禮安拜退溪先生祠適值  
儒生大會或言其以此服展謁非所前聞君應曰退  
溪先生服則深衣而以幅巾類僧冠故代着程冠今  
以此謁先生無乃可乎言者愧沮君有勇力射藝絕  
人以周易推占多驗來物或曰此二者非儒者所急  
卽去之善屬文好作大字幼時較藝羣輩羣輩莫敢

望焉自聞 皇朝之破絕意不復爲舉業常思靜居  
深處數年不出太白山山谷幽深有林川鳥獸之樂  
徃徃乘興登高輒朗詠歌詩聲入雲天謂曰平生所  
樂只此而已襟懷曠遠凡世之欣戚利害一切不概  
於心嘗聞友人謫北曰古人之謫如潮崖州去中國  
萬餘里我國則不過千里之地而猶惘惘有離別之  
色比如蟻至磨邊以爲極遠豈不可憐哉每日吾當  
欲博觀天下而不可得欲一登楓岳之顛以臨滄海  
也病旣革家人請禱君不許曰死生命也且吾家不  
喜巫覡徒亂我家法也噫君今其死矣出羣獨行之  
士不可復見矣噫君雖高明而猶味於文字雖清曠

而猶篤於人倫雖或峻厲而慈愛於物甚深雖自信  
之篤而聞過而改甚勇若假之以年卒以煅煉成就  
則其所至何可量哉嗚呼惜哉余性本粗淺人有慕  
虛名而相與者及其久而見其實則無不掉臂而去  
惟君相愛深篤終始不替每聞人謗余則怒而不食  
旣而則曰彼言何足較乎歲乙未挈其家以來雖戀  
其親至於出涕而亦以親意不敢輒去故與君離率  
不踰月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之余每謂子之愚甚  
於余矣然以古人相期於千載之下則深矣君今其  
死矣踽踽乎誰復與爲儔乎君迎日人晏叔氏名瀆  
嘗爲臺憲今守杆城郡祖諱宗溟府使曾祖卽松江



相國也君先生二女其長夭次生一男始五歲將死  
顧言曰此兒有知須使就我師門又其後則使就尹  
友拯可也噫君終不鄙我矣余聞其喪卽設位哭又  
與所嘗遊者會哭而素帶三月然悲痛之心久益不  
衰也嘗遣子基泰操文以奠前曉夢泰而告曰此先  
生之文子宜自讀之噫其生也固異於人故其精爽  
之不亡者如是矣噫噫悲夫晏叔氏曾託以墓銘余  
悲不能作今聞其遷兆遂掩淚而信筆書之如此云  
銘曰  
氣之潔而又促天旣毒而又殺父卜吉師篆石嗣不  
絕名不沫

君沒九年君考掌令公晏叔卒余請於君配閔氏  
自奉化移君墓同葬於堤川縣南月林里丁向之  
原去閔氏先兆五十里而近蓋欲君之弱子依賴  
於閔氏兄弟左揆 國舅諸公不失香火之薦也  
此亦可悲也已第二女適觀察使李萬雄子徵夏  
子洊長成娶縣監沈若溟女生男女李生子女子  
曰德孚後甲子二月日時烈追記

司果延君墓誌

谷山延氏舊爲東方顯族麗世有丹瑞大將軍金虜  
陷咸吉道從尹瓘擊走之 本朝靖厚公嗣宗佐命  
太宗啓號谷山府院君事俱載 太祖太宗二陵碑

其孫掌令并潔早歲投綬講明道義扁其亭曰安閑  
自是世有簪紳曾祖彥光不仕祖俊傑訓練正考應  
福僉樞事親盡誠饑歲活人甚多鄉里稱之娶 贈  
叅判姜應期女生 諱再熙字重振重厚有風度任  
真無偽不拘小節人有假貸焚券不責償濟恤貧族  
必盡其力蓋其孝友之性出於天得凡其羣行皆自  
此推廣有本者固如是也生于 萬曆乙巳終于  
崇禎丁巳葬于西原梨峴之先兆始君發憤讀書治  
舉子業大小發解屢居上游已而自弛置竟亦無成  
士友惜之晚以教授後生爲事平居所娛者詩酒而  
已 仁祖初李忠定公貴一見竒其才欲招致門下

而君終不應配朴氏仁柔和靜族黨稱有婦道先君  
歿與君同原異穴男宅老通德郎寅老捷生進試有  
文名側出定老爵老女三人長房男最東通德郎次  
最績文科監察女幼次房男最華禦侮女適具鳳昌  
餘皆幼同春宋公君之族也余因同春聞君世德詳  
矣今監察來謁埋誌云

士人崔山斗墓誌

閔尚書鼎重李大提學端夏官北方時得一俊升曰  
崔慎質直無僞爲狀其伯父山斗行以示余其言行  
皆孝友而靡他也其略曰君五六歲時學於其父主  
簿彥英能通文藝嘗魁鄉解性深於愛親不忍鬻離

其側時新之物不進於其親則不自喫焉在遠方時  
得美味則必走人以致之計其日子度其可到然後  
始乃入口常以承順顏色爲務與其弟妹相愛篤至  
析著時自取其不善者一鄉稱其孝友無間於父母  
昆弟之言也又言君能通家禮喪祭昏娶之節必欲  
倣而行之此其大略也余曰君出於遐荒聲教不暨  
而能因性以致之行又知朱子之禮必可效是豈不  
係於所生之地而係於均賦之天耶又考其系出則  
其先海州人高麗文憲公冲有大名其後自添以富  
雄於鄉里自豐川府謫徙北邊遂世爲會寧人以豐  
川爲本貫其子淵孫得汶曾祖億壽俱有武階是君

高曾及祖也壬辰倭變有鞠景仁者執避兵王子以  
附賊彥英與鄉里四十人者討景仁有功朝廷賞以  
軍器寺主簿主簿安通政吳漢伸女生君君年三十  
四而終于 萬曆壬子葬于會寧雍熙里秋耕洞先  
壟壬坐丙向之原君娶妻無良而出之外婦生二子  
君名以孝一悌一而願之曰顧名踐實可也其外婦  
早寡守節慎卽君之弟山厚子也嘗爲尹鑄所構桁  
楊之下不變其辭今其狀必無誣辭余故爲之書如  
此云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一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二

墓誌

光山府夫人盧氏墓誌

光山盧氏始自大護軍恕歷二世右議政嵩益大顯  
 又五世而漢文爲牧使是生諱埴是爲夫人考階將  
 仕郎娶清州韓氏其考鏞不仕夫人以嘉靖丁巳  
 八月廿八日生年十九入延安金氏門爲懿愍公配  
 以仁穆大妃恩懿愍公封府院君故夫人亦爲光  
 山府夫人萬曆癸丑遭誣告獄金氏族夷事俱在  
 懿愍公碑誌遂錮夫人於京城內明禮坊丙辰又徙  
 耽羅島榕棘之時大妃幽辱西宮或傳已不諱夫

人每夜露香訴冤于天侍婢賣酒以奉養島民爭以財來沽諉曰 大妃母酒美聞者莫不飲泣夫人過海之八年 天啓癸亥卽我 仁祖大王之元年也大妃復位東朝始知夫人在海島尚無恙亟遣禮官承旨以安輿迎而歸史氏詳著于策書夫人食懿愍公祿 崇禎十年丁丑九月十四日卒于長孫任所鴻山縣之衙舍其十二月二十日祔葬懿愍公墓子孫具于大刻天錫官止倉守君錫僉正弘錫終郡守沈楮翊贊白弘一翊衛金光燦同知崔克良縣監倉守男潛溪五女壻徐文海黃璉羅良佐崔寔李世雲僉正男滄濂洄濼激洙三女壻李宣岳李載岳李定

坤郡守男濬滌滌三女壻朴守儉安縲吳翰周沈翊贊男若洙若泗金同知男壽增府使壽興壽恆皆議政崔縣監男縣監應夢應昌李後淵繼子挺岳府使白翊衛男以正以明永安尉男萬容大司諫萬衡校理萬熙萬恢皆蔭仕內外曾玄今二百餘人夫人有至性純行懿愍公家素清貧夫人經理得宜志物喪祭無有不盡以父母無子奉其神主于家祭祀以誠其祖以上主者或不能備則亦代行焉雖曰無於禮君子於程子母侯氏有取焉夫人有姊早寡奉養於家事之如母嫁娶其子女盡心經紀凡周恤急難無間戚疎及門戶尊貴益自謙畏積德行仁有加於前

其中間禍敗實繫國家運氣然自壬寅以至癸丑自  
癸亥以至丁丑前後二十七年之間享有天祿極其  
隆厚而子孫蕃衍材器賢德十望四五雖其倚伏洄  
次自然之理而亦豈夫人德善之徵歟世之怠於自  
修謂天難恃者可以鑒矣其家傳云癸亥三月十三  
日有異鳥集于椽棘之屋其後若干日又來止而慶  
聞是日適至噫其神告之矣是非自天申之而能有  
是耶余於金氏有通家好今僉正故使潛來有請銘  
曰  
始終福善天道靡忒中值平陂匪孽自作 穆陵魏  
魏於千萬億公及夫人事與無極

貞明公主墓誌

我 宣廟 十五年 上曰內治不可久曠於是  
我 仁穆大妃金氏克膺 聖簡越明年癸卯誕 大主  
又四年誕大君璣 宣廟上賓奸臣愆忠嗣王旣殺  
大君賜 妃考懿愍公諱悌男死因幽閉 大妃朝  
儀盡廢主時年才十餘歲左右侍奉育窮育恐竭其  
誠孝 大妃常欲自盡而曰吾爲汝不忍也 天啓  
癸亥三月十三日 仁祖大王與忠義諸臣詣西宮  
奉 大妃還法宮進大號以 命廢光海主時二十  
一歲 上以 慈教極選諸名族時洪公諱柱元字  
建中在諸子弟中獨秀出其祖故慕堂大司憲履祥

其考叅判震而月沙李文忠公廷龜其外祖也 宣  
廟朝主已賜號貞明其十二月十一日昏禮成焉  
賜洪公尉號永安甲第在安國坊主既出閣猶不忍  
離違 大妃大妃有命然後 黽勉出就閣時 大  
妃雖尊享一國之養而顧念家禍心常不樂惟主是  
憐之 仁廟亦曲承 旨意凡其宮室服用極其豐  
享主克自抑畏性又不喜侈靡常曰 先王儉德余  
猶及見之矣凡有 賜與念諸翁主貧約曰不患寡  
而患不均也凡族黨之窮乏者勿問親疎京鄉必皆  
誠心矜恤於孤嫠有加焉故六親皆曰於我有德也  
其薦洪氏祭祀親執蘋蘩禮儀克齊不敢以貴而絲

毫怠忽故洪氏族黨至有感泣者手執女紅無異於  
庀窮時諸子弟科第連仍顧家人曰余懼盛滿也永  
安自號無何無何公愛人下士戶屢常滿主傾心款  
遇不以疎賤而有間也持盈保隆之道外內備矣長  
子判書萬容次校理萬衡皆登第歷揚清顯萬熙僉  
正萬恢正郎女適郡守曹殿周判書男重箕重範重  
衍重福重疇婿李大成沈龜瑞李師亮校理男重模  
重楷僉正男重錫重益婿趙正倫鄭希先崔昌憲宋  
堯卿正郎男重聖五女長次適李堦尹滌內外曾玄  
摠五十餘多有文行焉今 上丁巳命賜重宴曰  
宣祖大王本支只有貞明公主一人而年今七十五

歲不可無優異之典癸亥領議政金壽恒白 上曰  
仁廟反正大主奉大妃還御法宮正在 天啓癸亥  
三月而今適周甲矣此異於常年似當別有慶問  
上喜聞而從之越翌年甲子又奉以隆典前後尊崇  
今古罕有焉又翌年乙丑八月遂捐簾櫳祔葬于祖  
江已向之原始訃聞 上教曰貞明公主以 宣廟  
天潢大耋之年歸然獨存遽爾長逝驚悼之懷曷可  
云喻 大王大妃以下祿禮優異隱卒崇終可謂無  
憾矣嗚呼易有益流福好之象而詩曰曷不肅雍王  
姬之車又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主以婦人尊貴謙  
恭仁厚享有五福終始六十餘年 四聖尊奉靡有

遺隆或有危機德音不瑕周家麟趾之化亦可以徵  
矣余於懿愍公世誼深厚癸亥冬望見無何公出門  
市人指以爲天仙乘白龍雲遊蓋知 當宁所以慰  
慈意之一端旣而蕭然若寒士以此益知壺彝之可  
悅收也今判書與重箕諸君俾篆幽石云

淑夫人韓氏墓誌

淑夫人韓氏叅奉諱誣之女松溪李公諱麟奇之婦  
贈承旨諱明老之妻叅奉公有至行事親終日侍  
側非親命則未嘗暫離居喪哀戚甚幾至滅性見者  
泣歎配權氏安東大姓護軍諱之女婦德甚備六親  
稱焉夫人旣受教於賢父母性又溫良靜默於女紅



無不精盡松溪公賢其子而求對遂與叅奉公議考古禮以聘之夫人既歸承順舅姑意有命之奉行如不及不待再言事君子敬畏御婢使不加箠撻諭以義理房戶之間寂若無人於貨利不甚留意家人有不可於意者只和柔以待使其自悔承旨公與清陰金先生友善一時勝流無不與游夫人紡績取羨以奉賓客之供愈久而無厭色公歿夫人任情哀毀欲自裁下從者數矣自是足不踰閭語不穿戶家無礮石而饋奠之奉無缺也子文柱仕爲郡縣夫人謂曰汝何才德以取此 國恩罔極惟奉職不懈而已且臨民之道慈祥則政拙而愛及於物嚴猛則事舉而

弊遺於民然則與其舉也寧拙又使門無停客曰母使親舊有怨恨不滿者戊戌九月廿日卒享年八十八越三月從公葬異穴一男卽文柱叅靖 社從勲例贈公承旨而夫人受真誥五女壻長左尹趙滄次察訪李重馨次蓬洲守炯佶次黃暎次金大恒文柱娶忠臣朴榮臣女生四男五女男詡翹翹詡宣傳官翹兵使女適監司黃儁者縣監沈若溟縣監李鼎基進士趙奎祥別坐黃信龜左尹二男伯耘仲耘皆縣監內外曾玄百有餘人蓋嘗聞李氏上祖青海伯之蘭事我 太祖有功佐命諸人以除圃隱鄭公諭伯伯不忍故遂屬趙英珪今英珪其後不振伯之嗣世

益蕃昌而夫人又以賢德助其善慶李氏之祉尚未艾也銘曰

夫人受教于厥賢父其教維何孝思孔裕既觀其孝以事舅姑舅姑曰是誠以事吾以承其夫夫曰嬾只克勤于家以相我事子曰母兮教我以義可謂備矣宜福是委我銘其墓以告無止

貞夫人延安李氏墓誌

貞夫人李氏府院君光庭貞敬夫人許氏之女 贈議政驪興閔公機貞敬夫人洪氏之冢婦觀察使光勳之妻而司馬壯元著重公瑞大司諫鼎重大受弘文校理維重持叔之母也其封以夫爵夫人爲李氏

女父母愛其賢且孝夙夜之度翼翼乎無違曰女也有士行必擇其所宜歸年二十歸閔氏舅姑曰吾賢吾子久相其可與齊者佳哉婦也能誠以爲養嚴以承祭而賓客之奉無不宜也丙子之禍 國家傾覆舅姑又曰賢哉能挈其幼崎嶇千里以尋我於嶺海之陬以保我骨肉也時議政公守官雞林觀察公自江都護王孫冒賊鋒走免是時簪纓之族非魚肉卽俘辱惟閔氏能無失義而爲全家也諸子旣成立著重曰不以愛怠我俾我兄弟至於有就者吾母也吾父子兄弟洎吾姊妹之壻科第聯翩取仕通顯莫榮於妻莫尊於母而吾母不色喜吾二弟欲辭榮求志

嘗不受常祿則曰取舍當義飢餓何傷也故吾二弟能閑燕于外師友經書不汲汲於進取先是吾祖考歿吾母囊篋先有月日之制故吾父羈困之中不煩於人而無憾也吾家世故清寒吾母嘗親績以濟貧亂後生理益薄而吾母能安而處故吾父能無得失心出而愛其刺入則見吾母怡怡而樂也吾諸舅亦嘗言之曰不以出納細故憂我父母也外成而誠不衰者亦唯爾母也著重又曰吾母之喪其親也哭泣必血衣袖爛浥居常時物已薦于吾廟而未遽入口問之則曰吾先或未之享也父母存嘗而後進既歿則薦而後食禮也孺子志之吾母之篤於孝又如此

則吾母之行皆可書而傳也其女之嫁者曰吾之媚于舅姑而姊姒以懽者吾母之教然也其婢御亦曰吾主夫人仁而禮故吾屬雖賤也父母死必使麻其衣獨其食以自盡也及六親之疑者咨焉曰夫人師也飢者食者焉曰夫人母也夫人既歿哭者必哀思者必涕而狀其事者稱之曰夫人聰明絕人溫惠子諒性又剛斷果於終善絕無閨柙拘攣之習嗚呼此其所以爲吾公瑞等之母也歟福者百順之名也夫人既全有之世之結縭以送女舉觴而祝其母者咸願得如夫人之世而君子曰未也源之羨者其川必豐以夫人之德則閔氏之昌猶未艾也夫人籍延安

有二李或曰俱祖唐中郎將從平百濟留仕新羅者  
茂曾祖諱慶宗郡守祖諱澍正言以府院公貴 贈  
大官夫人以萬曆甲午九月五日生崇禎癸巳八月  
二十三日卒諸子始葬扶安縣後公歿而窆于忠州  
天登山大陽之東再遷夫人墓自木川喜樂里己亥  
十二月二十三日從衛人禮同擲以祔焉男五人其  
二十歲三歲而夭女四人承旨李延年正字洪萬衡  
士人鄭普衍其壻而其最長者十四許嫁而夭狀又  
言諸子女有過夫人必呵責曰子之不類以母掩其  
過而父不知也觸傷支體則曰吾平生未嘗有所妄  
傷汝若慎恣寧有是乎甚矣夫人之言似程母也爲  
能自不朽也

貞敬夫人金氏墓誌

故完南府院君謚忠貞公迂齋李相國諱厚源夫人  
金氏吏曹叅判 贈議政諱槃之女文元公沙溪先  
生諱長生之孫大司憲諱繼輝之曾孫其先寔出新  
羅金姓王夫人年十七歸忠貞公爲 贈議政完山  
府院君諱郁之介婦其系出於 太祖康獻大王別

子撫安君芳蕃撫安卽 神德王后之第一子撫安  
祀絕 世宗大王以子廣平大君後焉昔詩人稱美  
女德必先言其族貴蓋族貴則禮備禮備則行全竊  
稽今古族氏孰與夫人爲埒也夫人生長禮法之家  
耳濡目染無非德善性又英慧其承教也敏而篤焉  
大憲公有弟公輝任仁川府叅判夫人安東金氏實  
生夫人于仁川府衙仁川公與其配禹氏鍾愛之甚  
仍養育之禹氏亦名門而有內範焉夫人旣行其姑  
卽長溪府院君黃公廷或之女而完山公之叔父峒  
隱先生諱義健尚無恙夫人承事諸尊屬禮敬備至  
峒隱公每曰賢婦歲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

忠貞公策勲登朝夫人年方廿四益有臨谷意及公  
歷官中外秩至亞卿疏封啓號爵位彌顯貨賂不近  
於門墻子女不言其多寡善始令終卒爲名宗臣者  
夫人祇飭之助與有多焉母夫人早世夫人事繼妣  
徐氏甚孝爲其貧也奉獻絡繹禹夫人有所後子而  
念夫人不已特與以臧獲則不能無口語夫人卽辭  
謝無所取文元公喜而稱賞之并及於承化之地蓋  
其潔淨之操自其處約時而然也然理家極有條理  
忠貞公自仕後益不問有無家事宜益旁落而自其  
穀斛縑箱鹽豉醬醬之內屑墻垣廐槽之外幹無不  
經紀以至咄嗟之辦坐人皆歎以賞忠貞公嘗語諸

子曰吾之得保拙約無累於心者汝母是賴焉公中身已有休退志嘗嘆曰安得角巾就閑左右圖書以送餘年乎夫人聞輒欣然勉之曰正吾意也清涼界中樵水之資吾其辦也無以溷公爲也其識量如是故其弟翔書公益熙聰明英發眼無勝人而每有所疑多就夫人咨決焉父夫二黨極駁夫人事奴如事姑其餘則亦接之以禮飲之以和又不掩諸子過其語沕合於程母候夫人也其急人之困無所愛惜而於巫祝左道之事則一切屏去之葢有婢使克莊以惠雖不覆其罪而亦不惡言罵詈焉夫人未嘗學爲文字而自能通曉然亦內而不出至諸子學書於師

或稱吾母之言如是然後人始知其有學也蓋夫人之德如是故公甚敬重之夫人益自謹慎每有知舊書札公不在則不敢先拆公出而不歸則雖深夜必明燭正坐未嘗先就寢席焉噫使夫人壽命克多以及公爲卿爲相則其德行必益可象其事爲必益可法而天乃嗇焉可勝痛哉噫古之稱嬪人者必先其族氏之貴如汾蹶路行則夫人固有之矣如夫人世德之賢汾蹶路行未必有之矣夫人没于 崇禎庚寅三月初三日始葬李氏先兆後與公合祔于衿川治西一直三石山負乾之原夫人追有勲贈故墓表題以貞敬長男週縣令次運甚有俊才冠有期夫人

製巾服以俟而徑夭焉次選登第嘗顯仕於朝今爲  
三陟府使女壻金錫胄爲兵曹判書縣令生山輝府  
使生三子幼未名金介臣尹道明縣令壻洪禹寧府  
使壻也府使嘗以墓誌請於慎齋金文敬公集及同  
春宋公浚言慎齋於叅判公兄也同春其中表弟也  
其於夫人知之當益詳稱之當益盛而皆未及撰次  
焉今府使以余猥嘗獲叨先友之列遂以屬之余忠  
貞公謂余同事文元公先生嘗弟育之故余視夫人  
真若兄嫂則夫人事蹟雖見於余文人或不甚以爲  
不宜也其繁而不殺者一一皆可書而又知府使之  
狀無溢也銘曰

余讀古史女士多矣未若夫人識明行懿宜福是膺  
克持以綏猶不滿德識者所疑衿陽之西大人兆宅  
從如曾祔維世千億

贈貞敬夫人鄭氏墓誌

同春先生宋公有賢配曰晉州鄭氏其考愚伏文肅  
公諱經世妣真寶李氏退溪李文純公傍親也李氏  
懷孕夢見梅花香色清潔而以 萬曆甲辰八月廿  
七日夫人生焉文肅名以某六歲母夫人偶獨居而  
疾劇夫人號泣而禱於天蓋其誠孝之性於天者然  
也同春之考榮川公賢愛同春而又惟宗祀之重將  
議親就詢於文元公金先生先生歷指諸名家而

榮川公皆未能可於意 仁祖初服文肅公首被  
徵至京長於筵席文肅亦爲夫人擇對於諸名家  
而難其人言同春於文肅者於是兩家皆不行媒  
妁而議以克定及昏文肅乞暇 上爲給昏需榮數  
也夫人旣行金先生卽同春表從叔也謂榮川公曰  
勝於爾子矣蓋賢之甚而不覺言之出於口也夫人  
以不及事姑爲深恨於其祭祀必致誠慤焉榮川公  
嘗有巾櫛之侍自夫人歸卽謝遣一以家事任之榮  
川公族貴而大門戶深邃夫人上承下撫無不得宜  
六親皆稱之於子女極其慈愛而教迪之道則未嘗  
少懈也同春少善病仍爲骨髓之祟沉綿床褥餘數

十年夫人竭誠奉侍凡所以便於心身者無所不用  
其極亦以此憂悴成疾輾轉沈痼遂以 崇禎乙未  
七月廿日終焉始葬公州之鳴灘里越十八年壬子  
同春公沒後五年丙辰遷奉其葬與夫人合窆于懷  
德興龍里夫人稟質清淑德性仁厚略通書史識見  
明悟 孝廟御極同春首膺 召命上下倚重夫人  
不悅曰異日恐召禍衅也俄而虜喝大至禍且不測  
而夫人亦不憚曰天也末年嘗歎曰 國事多艱我  
爲婦人死而得君子葬我幸矣及疾革同春泣視之  
則曰今而後庶得吾願也死生有數復何所恨蓋夫  
人之賢不可勝書而見同春家道興而禮法行則可



以知夫人內治之成矣以夫人內治之成而同春修齊之功亦可驗矣同春官至正卿夫人追封貞夫人後同春 贈領議政夫人視其秩加貞敬今 上朝謫及泉壤其葬禮皆從窮同之例余與同春晚又同居熟知夫人德善之美夫人沒後正郎嘗謂余曰吾母事行敢以爲託余不辭而言曰君之見託宜也今者同春與正郎皆不可見而嗣孫炳文等申以先志俯仰今昔不勝愴涕而觀正郎所爲狀文則皆余之所嘗服習者遂據以論述如此若其子孫則具於同春之誌故此不復云爾

孺人尹氏墓誌

朴生世振泣而謂余曰墓不可無誌而况吾母之行多可書者請先生賜之銘余哀其意諾而未就四年之間人事變嬗余亦以孤露餘生觸事哽愴而生復理前語則遂不忍終辭而爲之叙曰坡平之尹譜自高麗大師莘達者累公累卿遂爲吾東大姓有諱元弼 贈叅判諱繪天安郡守諱承賢刑曹正郎是孺人曾祖若祖若考而叅奉李世訥其外祖考也 萬曆甲辰閏九月十九日孺人生于京城之西小門外里第幼端重聰敏正郎公授諸子學孺人從傍竊聽輒能成誦文義自通正郎公竒之因數以書旣稍長則曰此宜男子事遂專意女功以相父母父母曰孝

女也嘗見族人有貧不能存者卽傾篋實以與之無幾微見於色見者服其仁年廿四歸于朴士薰名尚蘭朴順天名族醉琴軒彭年其旁祖也夙喪二親家事寥落孺人從容拮据以復其舊奉祭祀以禮接隣里以和又嚴婢僕之別使不得相亂先舅寡妹貧窮子幼無以自立孺人事之如姑終始不懈人以爲難崇禎庚寅五月二十二日卒其十一月甲子窆于懷德縣南雪朗里坤向之原朴之葬也生五男三女長卽世振次世章世奎世輝世徵女皆未行世振等俱有文行天將以是報孺人之孝敬也歎銘曰  
孺人之系出坡平譜牒仍存世簪纓惠而有禮婦道

貞母有多子福履成何以詔後有我銘

孺人姜氏墓誌

高生晦從余游有年矣一日以其所生妣姜孺人狀授余曰願得一言以誌幽堂余敬受而讀之狀凡累千言其行皆可書而撮其大槩則自少學列女傳諸書以身行之將避亂而行不以珍寶自隨以遠盜害姑老而養愛敬備至常以顏色承藉其意奉妣氏寡者如姑妣無子只有女女又乳兒而死孺人取其兒育之家一如己出家業素饒而處之以貧曰吾見人家以財而失兄弟心者多不祥孰大焉至析著時則又曰契券不可不明以起後日爭端也其餘事君子

教子孫御婢使理家政井井有條其不合於古書者  
鮮矣仍又考其氏族則其先籍晉州麗朝有君寶封  
鳳山府院君 本朝有世應有隱德醇行其子進士  
瑞以孝旌閭南冥曹先生植識其行於墓石其子壽  
男文第以郎署殉節于壬辰倭亂 贈承旨是孺人  
祖考考司評邇以居官清謹稱妣郭氏 贈叅判趁  
之女世稱忠義之門孺人年十九歸于濟州高氏為  
縣監尚志之介婦教官省久之妻以庚戌四月十三  
日得年六十二而沒臨沒謂教官公曰死生聚散命  
也又謂諸子曰子婦金以悖德自絕于夫家我死勿  
與更喪也四男暎暎暎晦以第二舉出為伯父後生

一男三女暎側出一男暎二男教官公未出而仕有  
開以後時者孺人曰親既不在蔬糲亦足以自養况  
外至者無可求之理乎夫好榮貴在婦人尤甚矣孺  
人其度越千百輩乎將葬有以其地訟者孺人夢家  
人而曰訟已辨智矣遂以其年八月九日寤焉嗚呼  
其精爽亦有異於人者矣以其年月日改葬于果川  
治北牛眠山丙向之原噫孺人真女士也今世無劉  
宗正孰能載之冊書以示於今與後也耶

宜人沈氏墓誌

宜人青松沈氏縣監宋公國士之配掌令諱希進之  
冢婦幼學奎臨奎瞻奎運之母也奎臨等謁銘於余

曰吾母二十歸于家大人王父掌令公愛其容儀莊  
靚言語簡重未幾王父謫守海邑曰風土甚惡是婦  
也能善養我矣遂與之行至於政事間得失亦有時  
咨問焉我王母鄭夫人積年沉痾坐臥須人能左右  
扶持順適其意雖廁踰之役少無厭苦色我王父有  
季女有疾病亦至誠救療王父益佳之未幾王母先  
沒王父繼之其哭泣之哀饋奠之誠六親稱之夫黨  
子姪雖年少未嘗名呼而爾汝焉待鄰族一以和敬  
婢僕畏威銜恩未嘗怨咨家大人在官人或有請託  
則一切揮斥曰恐累夫子蓋吾母善行不可殫記而  
有可徵者存焉王父鰥居日或勸以卜姓王父以問

同春先生先生對曰叔家冢婦之賢足以安養餘年  
或者之言恐不然王父曰君言正符我意觀於此可  
知其大槩也又曰吾母開國功臣青城伯德符之後  
叅贊光彥之玄孫叅奉鉉之曾孫監察宗範之孫考  
諱倬妣朴氏陰城人有寧女也余曰余以隣族熟知  
宜人之行矣又與乃舅沈承旨子章相好也余嘗見  
宜人甚類子章也子章先我而逝余銘其墓而哀之  
今又銘宜人嗚呼叔世運氣不佳無論男女好人之  
無祿也宜哉宜人凡生三子三女女婿尹採柳宗興  
李緝也宜人生于 萬曆癸丑沒于 崇禎壬子臘  
月十三日明年癸丑三月日葬于公州沙寒里掌令

公兆後是爲銘

淑人宋氏墓誌

朴生尚一母淑人宋氏我再從兄師傅時瑩長女也從兄與其配尹氏愛之異於諸子女余固意其有以也兄歿三年而嫁嫁二十五年而族未歿時余見其容貌不榮服飾無華余又意其寒士之妻固當如是然今俗尚侈婦人尤甚苟欲時好之逐則其爲之也將無所不至而是女也獨不然其賢矣哉今見朴生狀果如余前日之所料矣噫使此女而夫也則足以振吾門而昌其家而閨門事秘亦使其實行不見於世此尤可痛惜也其狀曰妣既行入吾家舅姑見而

喜之曰真法家女也舅姑有疾未嘗離側親調烹飪問其所欲而供之雖斥賣粧奩而無靳也已而所進多則喜形焉蓋自始及終晨昏不廢財藏不私勤於女紅以備舅姑衣服雖在他處得異味不先入口舅姑沒每以不盡其養爲恨家大人疎於產業至累日不舉火甚矣其貧也而常有怡怡色見人富貴亦未有歎羨意家大人兄弟將析著妣語大人曰易求者財業慎無失兄弟心家大人甚歎服焉接賓客處娣姒教子女皆盡其心聞人疵毀略不爭辨奴僕亦皆愛戴焉既病謂其小女曰我死必有攝我者汝須視之如視我也余謂吾兄之家行固足以爲教而女也

非其質之美又安能如是哉吾宗出恩津籍自高麗  
判事大原其上世蓋與礪山之宋同源從兄實我叔  
父佐郎邦祚之第二子出後從父典籤公熙祚典籤  
公之考曰縣令應光縣令之考卽我曾祖奉事諱龜  
壽以孝聞朴生之父曰今奉事乃昌祖郡守贈左叅  
贊諱由寬尚一有弟曰尚采一妹未行記昔虜亂之  
後余淪落屏伏叅贊公率奉事將逆女于典籤公廬  
仍過余於深山中道語故舊至今三十年而兩家長  
老無有存者女也又以盛年而逝余以白首臨死之  
年而乃操筆誌其墓嗚呼可悲也爾其歿在 崇禎  
後甲辰六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一墓在長湍長西

面仇則橋丙坐壬向之原

宜人宋氏墓誌

師傅宋公諱時瑩其第二女入高靈申氏門爲濟用  
正諱澆冢婦其對曰必相必相官主簿故其封爲宜  
人宜人在家父母以溫順稱旣行舅姑愛之宜人亦  
孝敬備至又無妬恚心惟命道竒巖多憂少樂然能  
任運推分未嘗有怨恨語以故室中之言不聞於人  
年四十八而終于 崇禎甲寅七月二十七日葬于  
申氏兆丑向之原有一子曰泳人謂宜人宜享福履  
而不有於身其必裕於後矣其在泳乎泳生能盡其  
愛沒能致其哀師傅公恩津人考曰典籤諱熙祚習

靜公諱邦祚其所生也師傅公配尹氏掌令烜之女  
申氏族貴而大其家衆豈無愿姦險易之異哉然皆  
以宜人爲賢無有異辭宜無事於銘矣泳固請曰雖  
然必銘之故略叙如右云 崇禎紀元庚申月日從  
叔領中樞府事宋時烈撰

淑人洪氏墓誌

今豐德府使沈侯益善配南陽洪氏故雲翁諱翼漢  
之女也翁建大節立三綱名震天下其所生宜其行  
誼高出等夷也謹按其狀曰淑人生于 天啓丙寅  
將降其母許夫人有異夢纔學語氣識英透翁爲其  
類己每稱賞曰吾家女士也又甚仁慈六歲見蟻聚

折薪就爨泣而救之聞牛哀鳴而不食其肉至於涕  
泣常弊衣缺履與襲錦繡者立而不耻曰貧富不同  
也親疾廢食號泣暫時不離側 崇禎丙子虜將至  
翁爲西路倅丁丑正月江都陷許氏立懂而沒而翁  
拘就虜庭淑人零丁孤苦鞠于族人家織紵自給常  
慟念父母日夜號哭時翁母李夫人尚在漂泊單子  
遂取淑人歸淑人事李夫人極其誠孝夫人每日汝  
父雖死而猶存焉仍曰神明有知汝必受福也侯皇  
考卽相國公諱之源也聞其賢取以爲子婦入門而  
家族交賀相公曰天其福吾家乎相公捐館哀慕甚  
至終三年家人未嘗見其啓齒相國後夫人尹氏每

加敬嘆淑人始行泣謂侯曰吾父母體魂無託祭祀不通願哀而圖之侯憐其意卒如其言其後朝廷之褒獎翁節亦其至誠感人之致也當其銜恤時主和人家或有相助者則卽不受曰此仇家也蓋以翁之受禍由於斥和也故凡虜中物一切不相近焉語及丁丑南漢事人有回互言則必正色折之言者而赤侯嘗爲法官門絕賂遺蓋事侯一主於婉而不欺常曰事人之道有不可者則規戒可矣不可徒爲順從而已洪氏爲冷譜久矣淑人經紀建祠堂以立宗嘗謂諸子曰吾親之藏尚無石何以表識於無窮乎又命鳩集遺文及親筆翁嘗有西征北行錄使諸子

讀而聽之輒歎歎泣下其誠孝之終始不渝者如此又於財利不苟取雖其親族取藏獲以去者亦不問也翁無子旣立後事之極其誠意推以及於侯之兄弟雖疎遠必匍匐而急其困蓋其嘉言善行不可選記歲壬戌隨至豐德府則去江都莽蒼而已追思喪敗時越瞻愴痛遂得疾淹延旬朔漸至不可爲一日忽謂諸子曰余夢尊舅與先考指示余宅其形勢如此吾殆其死也汝等必以斯言擇卜可乎遂處置家事竟以其十一月年五十七而沒于其二十三日諸子討前夢卜地于坡州分水院先隴側負丑之原其事亦奇矣翁之父曰校尉大成祖曰縣監禮曾祖曰



叙疇監司淑人凡舉三男五女長廷耆官主簿次廷  
老次廷耆生員女長適縣令李泳次適黃夏民趙泰  
采洪禹瑞李漢章內外孫二十餘人淑人懿範無不  
可書豈無所受而然也淑人之未行也貧弱危脆浮  
苴不若而沈相國慕翁之義嘉淑人之賢取爲之冢  
婦彼婚姻而論勢利者可以顏駢矣余老且昏久斷  
筆研之役今於淑人之誌義不可辭遂略撮而篆諸  
幽如此云銘曰  
懿哉淑人雲翁之女來婦大家益有譽處秉義不渝  
君子猶難淑人之心始終如丹我銘其幽千歲不刊

淑人曹氏墓誌

世有雪窖酬唱集者實千古奇絕也余嘗猥爲文以  
序其事矣其晦谷女爲先生長孫谷雲翁淑人淑人  
卒翁手爲狀翁從子昌協學士有莫文其高出彤史  
所載而駸淫乎詩人所歌縞衣綦巾雞鳴昧朝者矣  
古稱慕富貴婦性尤甚淑人於此泊然而止惜乎不  
爲世之學者而用力於實地也其克己也當如紅爐  
上點雪也雖然能使翁處僻靜草衣木食浩浩然忘  
其憂者是淑人之助也世之貪冒利祿者豈皆其心  
也多爲婦人所誤故晦翁詩曰山林兒女竟誰尊可  
謂一唱而三嘆也淑人生而穎悟幼受女訓書旣歸  
有尊而無章以爲大戚並攝君盡孝於尊推之於老

先生老先生甚安之祭祀精誠有感通之異歲饑罄  
庄粟濟人略如麥舟故事翁尤善之隨之六官輒嚴  
其肩鑷內外截然前十載翁不樂於世入春川之深  
處采椽脫粟忻然相對曰爰得我所淑人曰諾哉逮  
鑄積伏誅世道昌明翁携歸京裏諸子夔伸 聖上  
爲儲嗣選德翁孫女膺焉淑人益兢兢焉當納女日  
宮人來曰送此何可以陋服淑人終不變而戒之曰  
敬事 三官因舉班姬事而繼之以嗟惋豈亦有此  
意思耶此非凡識所能窺也翁嘗赴官淑人於舟中  
舉陶靖節風飄飄一句豈欲翁早歸耶嘗寤寐春峽  
舊樓擬與翁挽鹿車出東郊以畢素志而淑人病矣

伊川嘗稱明道孝女風格蕭灑趣向高潔淑人殆庶  
幾焉然莊重沈晦其所有高見遠識不使人知也嗚  
呼此所以配翁而爲老先生嫡婦也歟其卒在丁卯  
二月十三日其降生之周甲也男昌國主簿昌直權  
知仲男昌肅有雋才早世女婿洪文度李秉天申鎮  
華俞命禹皆名族也主簿長女適進士李賀朝次卽  
貴人也翁名壽增字延之也銘曰  
生於大家姬法門彼此譜系不須云其質既美古道  
聞不義富貴視浮雲國也佩符直也第猶不絕喜丁  
寧戒女承樛木益抑畏小星以飭螽斯願胡不百年  
以永慶聞各世勵俗垂簡冊寔伊川意誰任責

孺人黃氏墓誌

洪生可相來自嶺表泣謂余吾母黃氏亡而制終矣  
吾母自幼知女範不言笑不嬉游丙子避兵時其考  
病甚舉族蒼黃且迫飢死吾母年九歲涕泣行乞以  
具糜粥一日賊猝至其母自剄不殊賊欲族之吾母  
以身蔽覆手拒其刃而號泣乞命賊感而捨去亂纔  
定而父仍不起家無婢僕手自襲歛亦設饋奠後其  
母病風不省事吾母獨任家事調嘗藥餌撫育幼穉  
年廿歲歸吾父聖休吾祖司禦公治家有法吾母率  
禮無違且移孝以事之甚得舅姑心蓋無私藏無私  
器不命之退不處私室也於其小姑亦無所吝娣姒

雖有言亦無辨也又經紀家業未有關事故吾父不  
知有無又教不肖輩以書有過不事掩覆必使吾父  
警責其大者如此餘不可殫記又曰吾母籍昌原上  
祖河應新羅政丞 本朝居正策開國勳官刑曹判  
書曾祖執中經歷祖澗早卒不試考聖考不仕妣王  
氏勝國之裔其考部將景裕其祖禮曹正郎玉也吾  
母以 崇禎辛亥年四十四而沒葬於安東春陽縣  
據理谷男長卽不肖次允相女適韓以原其二幼余  
曰有是哉其懿範卓行誠不可使浪沒也宜其來爲  
大家婦事賢舅姑承賢夫子而生賢子也司禦公名  
錫 孝宗朝舉遺逸學行特授六品又子孫多賢洪

氏之福蓋未艾而人謂黃氏之助與爲多焉余與司  
禦公三世游好甚篤故誌其事如此云

貞夫人宋氏墓誌

洪大憲夫人礪山宋氏年四十九而没于 崇禎丁  
巳三月九日葬在坡州梧里洞其狀曰夫人穎悟絕  
倫凡婦德女紅不煩姆教及歸于大憲公皇舅曰文  
懿公諱柱元皇姑曰 宣廟大長公主治家有法度  
皇祖舅諱震慕堂公諱履祥之子皇祖姑月沙李文  
忠諱廷龜之女內外貴盛莫與爲比時夫人年十七  
上事下御傍禮族黨爲不得宜大主稱之曰吾家佳  
婦今其子進士重箕以余於大主外氏有通家之舊

來謂曰願有託也且曰吾母寔王祖母所稱吾不敢  
不用斯言以溷吾子余曰亦余舊所聞然也遂槩以  
論之其率婢使勤紡績古所謂已貴而能勤使人不  
見有富貴容所謂已富而能儉四時衣食必致其庭  
闈則又所謂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也惟其既長而  
敬不弛於師保不見於狀中豈偶然而然也大者如  
此餘可略也獨其乙卯以後夫子與家子皆被禁錮  
而夫人不以爲意曰窮通拙伸自有其時此則識理  
之君子猶或難之嗚呼夫人其賢矣哉夫人之考曰  
時吉官都承旨祖駟知樞曾祖承禧掌令皆文科妣  
尹氏海恩君履之之女文懿公有四子其長卽大憲

公名萬容其將娶也文懿公與大主深惟家世之貴且嘉大憲公之賢擇於諸右族內外親皆曰諸名族固多有之求女氏賢宜莫如宋氏云凡生五男長卽重箕次重範重衍重福重疇三女壻李大成沈龜瑞李師亮也內外孫摠十餘人重箕早游大學有俊望銘曰  
貴主釐降其車肅雍誰承德音有齊敬恭恨無宗正以述始終

贈貞夫人尹氏墓誌

李叅判選擇之狀其前夫人尹氏之行曰夫人聰明婉孌八歲能作書以起居其親庭十四婦道克成其

考判書公諱絳與我先人迂齋公不用媒妁而議成遂以歸于我其執筭入門周旋儀度無所差爽我先人與先妣金夫人喜甚曰真吾家婦也六親皆慶其得賢婦也既而事舅姑一如事其父母事吾亦敬慎無違然事有不可必柔辭以規雖不學習書史其見識哲於是非之辨其母鄭夫人沒其家欲設巫事以娛神夫人辭曰吾母未嘗爲也雖自己疾病亦不聽其出入吾拙於生事夫人一切整理無所遺失至空無時亦不戚戚爲也 崇禎癸巳其年二十二患脚氣旣劇而少愈遂省拜于我先人仍展謁于先妣及其妣鄭夫人墓疾復大作我先人日來省視判書公

醫治無不至翌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急邀判書公至則奄然而逝病時謂曰願埋我於母氏之側也判書公親卜負乾之原於衿川三石山而窆焉辛酉八月改葬于安山草芝村某年某月又遷某地某村某向原選竊悲壽年不永而又無嗣續無以慰其孤傷願得一言之重以誌其幽焉余曰昔程叔子哀其兄女賢而早夭曰使之享年足以各世礪俗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余於夫人亦云爾夫人系出坡平祖民獻叅議 贈贊成魯祖儼佐郎 贈判書妣鄭夫人知敦寧府事廣成之女擇之嘗爲留後夫人之 贈實在其時擇之後娶黃氏女生男祥輝瑞輝

慶輝及一女余惟擇之必欲同此幽宮第觀末俗無知有子者祔無子則否悖禮甚矣聞祥輝等甚佳似無是矣余嘗服習於夫人之考而又擇之待以先友余故略叙如右迂齋公諱厚源卽完南相國忠貞其易名云

恭人權氏墓誌

光山金萬年山老狀其恭人安東權氏行語意悽惋幾於梅宛陵哭內詩矣其子聖重以乞銘於溪山老父而其辭益悲余曰君休矣乃妣以承旨大諫爲祖與父 宣廟禁巒爲外翁而及其外成乃爲乃祖留守公佳婦所謂女子榮身者備矣至矣旣言行云爲

無不可書而惟自切不喜玩好輒推與別人其氣質  
不亦潔而淨乎捨寶釵一事足以愧馮外郎而黨禍  
云初勗夫子守正壁立不撓於禍福其識見不亦高  
且遠乎足使慶元間不是偽學而入場屋者羞赧以  
死也大者如此細可略也噫是宜配良士而有寧馨  
也既以思之二南風死壺彝尤壞一切以奢侈相尚  
敗亂其家道且士夫之懷利背義者多由於婦言之  
聽其聰明達識輔佐君子者幾人若使恭人年愈高  
而德愈成爲世模範則庶有助於風化而惜乎其未  
也於是乎略書其槩如此云留守諱字亨承旨諱鑊  
大諫諱燭達城尉徐景庸其諱也銘曰

生己丑死丁巳一不少幸哉子委黃土宜彤史則此  
誌陵谷俟

孺人鄭氏墓誌

崇禎辛丑余哭鄭普衍晚昌於堤川之院西孺人方  
五歲從女奴出見余撫而益悲曰汝好好長成焉及  
爲全城李季祥徵夏配而季祥甚宜之其姑亦愛之  
蓋自晚昌之亡而其考掌令公養繼而沒而鄭氏家  
靡所止泊孺人母閔氏其考曰叅議諱光勳棄子女  
已久矣閔氏率幼穉惟其兄大受鼎重持叔維重是  
依焉至是盡室以依季祥余嘉其因不失其親也終  
始十八年而以丁卯四月十七日孺人以病不起男

德符德載女壻洪泰猷季女幼季祥葬之于楊根之  
先塋丑坐原去其考察使諱萬雄之墓百步而近  
孺人故寅城府院君左議政松江公諱澈之玄孫掌  
令公以清名直道世其家晚昌清峻卓落間氣人也  
世俗塵垢一點不及於衣袖矜然以沒其世季祥錄  
孺人事行來示余其早能識字能讀孝經小學內訓  
等書其所行多從此出此余之所嘗知者其臨絕之  
語出於孝心悲哀愴恨聞者隕涕焉季祥五世祖清  
江公諱濟臣與松江公志同道合合同爲 宣廟朝名  
臣今孺人于歸季祥而相得益章其來有自云 崇  
禎著雍執徐正月日德殷宋時烈記

孺人李氏墓誌

夫易序家人備矣哉然世人多無觀玩者而獨豐山  
洪君重楷士式有焉士式哭其內而甚悲非悲其燕  
私無聊悲禮敬儀度之不復見也其內曰孺人李氏  
孺人端明夙成心惠神朗十四歸士式士式皇祖妣  
貞明大主喜曰佳婦也主寔我 宣廟正后誕也脰  
胎二南化而孺人亟得一言之賞二十九而歿于  
崇禎丁卯五月七日玄石朴公其渭陽也狀而傷痛  
之甚士式表叔老峰閔公歎惜女士之亡此足以塞  
士式悲而慰新魂也士式將以其十月葬之于坡州  
泉峴里舅墓之側而走書深山中謁幽誌以埋之余



以老病辭且曰大主與二公足以信於百世余何足  
贅焉同春宋公士式姻好也其孫炳翼曰此世不常  
有其言其行託文字表章之亦豈不有助於世教固  
以請余乃曰然按狀孺人率有詩禮教生長富貴而  
能勤能儉又順而摯而規警不怠又已嫁而其孝不  
衰於父母此詩教也常侍尊姑不命不適私室克自  
抑畏夙夜無愆大綱旣得庶物從之此禮教也詩禮  
得而易教存矣以是式章其庶矣乎又惟碩人之叙  
必以宗親爲重孺人之先出於唐中郎李茂曾祖曰  
忠定公諱貴與其子忠靖公諱時昉立大勲爲仁  
祖朝名臣忠靖之子恒是爲孺人之父母曰潘南村

先生尚衷之裔也祖爲錦溪君諱東亮考爲掌令諱  
漪也士式皇考弘文校理諱萬衡祖諱柱元號無何  
堂謚文懿文懿之祖曰慕堂諱履祥其外祖曰月沙  
李文忠公諱廷龜也其一時名臣申象村文貞公欽  
以文章德業並觀盛朝孺人亦其彌甥也噫婦人榮  
身莫與爲比也有子一人纔七歲女卽因其生而病  
者嗚呼孺人實叔世之一異人也使其高識卓行得  
其壽年以成全德則足以名世勵俗垂光簡冊而天  
靳遐齡噫其惜哉豈亦時運所關也歟銘曰  
明詩禮古無多孺人亡衆賢嗟誰能銘猗歟那

孺人金氏墓誌

文谷相公與夫人羅氏喪其女哭之甚慟愈久而愈  
慟人曰非溺愛而昧理非其女之爲慟而誰爲喪時  
其年十六而以已行也故父母兄弟不殤之而旌與  
主書曰孺人孺人之賢殆庶乎程孝女孝女議親極  
天下之賢士而無與當之者故過時不嫁而終今孺  
人以禮以時爲婦爲母差可以慰父母心而終不能  
慰焉父母之心固無窮而他人亦惜之不已者以爲  
世衰教弛壺彝尤壞也孺人文正公之曾孫同知公  
之孫文谷之女則古所謂婦人尊貴者終使德成行  
備夙夜匪懈居然爲世儀範則其爲 王化之助顧  
不大歟孺人清明粹美表裏瑩徹生三歲見人行執

筭禮卽效其拜跪儀度如素成旣數月則自悟其嫌  
羞雖命之不復爲食時不食兄弟餘已知男女之別  
矣對長者辭氣敬順請問父母初度日不復忘四歲  
同知公捐館請布帶以帶不服紅紫又能記其平昔  
顏貌聞父母哭泣則卽戚然於色日至倚廬省父公  
安否雖止之不止見父公色深墨則還以語人而幾  
涕焉未幾身發紅疵心穢天癸水不肯服父遣人勉  
之卽服之曰無貽大人憂也六歲在外氏家值忌日  
從長者早起又不肉曰今是吾母氏先人亡日也嘗  
失約指環家人意指一婢子則每明其不然而亦不  
言其實犯者後七八年始言曰吾爲其母與兄之愛

我甚且慮重激母氏怒故當時隱忍也自數年前已能學粉糗搏養之事一日小婢奉進饅頭於公曰諸少主共爲之而獨此少姐所造善好矣輒呵叱其婢曰汝何敢爲此言蓋嫌其長短於諸嫂也八歲學習女紅灑然通曉代母氏酬酢書札無不稱意九歲有疾時公奉使燕山家人慮其爲痘欲因遞報於公則亟止之曰母恐貽嚴親遠慮也翌日而瘳時母氏宿患沉綿故代幹家務綽然有裕母氏喜怒因久疾或失中則必從容和解故婢使多免罪罰焉十歲公購得烈女傳以授之以爲得之之晚翻以此云夙夜玩繹焉十一歲公遠謫湖南之海曲隨母氏同轎往從

母氏時有身當危險處從簾隙窺覘而抱持曰橋也嶺也已過則曰已過矣跋涉凡十餘日保護如嬰兒終於安稅其冬以母氏解稅而僮荒中阿母不具也親自保護未幾所生子夭札慮父母傷悼強爲和顏而退則哀慟絕甚父母還用慰解侍母氏疾至誠竭力雖古孝子莫及焉諸兄弟自京迭來覲省則各隨其食性而宜其口腹其故絮救襪無不收拾以歸京宅凡使一家骨肉忘其遷謫之苦者皆其力也戊午十四歲隨公移鐵原公依家禮禮令之文醮命以歸于故忠貞李公厚源之曾孫涉三年不得見舅姑而其誠禮則備至矣鐵原在窮峽中生理窘束家人賣

酒以爲資一日有人觸破酒器而計直以歸之卽令酒婢還之曰彼乃眚也何可受也不義之財視之若浼嘗僑寓人家主嫗遺以一大珠強而後受之潛置壁間後竟還之庚申十二月解脫而仍有疾初四日不起方其疾革神氣不亂與良人及同產語欸欸如平日而曰吾以病貽父母憂其將奈何每請母氏曰日氣甚寒乞就溫旣而自知不可爲願與爺孃面訣時所生女移置異室亦請相見蓋雖垂盡之際而不爽於理致如此翌年二月從葬忠貞公塋傍其女旋亦死並埋其側金氏出安東東方大族無出其右自平壤庶尹諱璠以至同知公皆葬揚州陶山其世系

大碑碣具焉羅氏牧使星斗女叅議萬甲之孫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况其才如此則宜乎其爺孃之慟愈久而愈甚也蓋其聰明絕倫凡一經耳目輒羅列胸次玲瓏歷落不少遺忘事微細日久遠者隨問輒對諸兄弟時或不信而左驗之則一切不爽諸兄弟欲授以詩書則曰女工未習姑未遑也然聞兄弟論文講理傍聽而意不逆至古人嘉言善行則尤喜聞而心存焉若其是非得失之際分別商確明白洞達雖習於文字者無以過也夫如是故先知逆見迥出常情母氏嘗哀其妹遺孩無託欲取育之議已定則徐謂曰母氏自抱宿疾家且多事保養他兒非

所宜且襁褓兒未可知須徐觀審處而母遽請也母氏從其言未數月而其孩果死性至孝幼時父母所者必私以供進而勿使知也 國恤憂念父公羸病食素密儲薑桂乘便以奉公嘗承 命鞫獄例夜深乃歸必待其歸安置而退母氏以其懷孕也使之就安私室而終不肯焉嗚呼父母追念此等事雖欲不悲得乎嗚呼孺人實程夫子所謂天地中一異人也又程太中稱侯夫人爲良轉運使而夫子所著於家傳者皆聖賢事今孺人下可幾於程女而若其成就則上可幾於程母矣如遇程夫子則必能發揮其善以訓於世以垂於後而不能然可慨也已唯是古今

家睽乖必起於婦人故周夫子於易通特言之而朱夫子爲著柳仲塗爭長競短之誠於小學書若孺人餽頭一事則雖有程氏家拱手而起使泣於後庭者亦不患於不能和順矣嗚呼孰能表出此事以揭於人家門戶哉孺人始喪余旣爲之誄語以哀之今復以文谷之命爲此竊誌其言行之善慮或有遺漏故繁而不殺嗚呼尚可以慰其爺孃也哉若然則亦可以慰九原之孝心也銘曰  
韓子有言死而不朽孰謂之天凡茲石之所記無不可爲世教吁嗟乎後之人毋徒尚其四尺之墓

綾原大君處子英淨墓誌

女英淨貞孝子貞孝生鳳不至英淨質譽特異風儀  
靚冰玉似不資姆德自備識疑遠悅書史貞孝憐相  
國士無可對遂遷迤丁巨創不漿水喪不勝竟自萎  
逝之歲廿戒二蘭雖摧馨不已蓋天地儲淑氣鍾於  
斯暫來寄程孝女絕相類苟所遇不當意是使己抱  
羞耻卽未嫁何恨矣程叔子意如是我今述爲此誌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二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三十三

墓誌

皇考睡翁府君墓誌

先府君諱甲祚字元裕恩津人 皇明萬曆甲戌十  
二月十日生於漢師之盤松坊四歲失所恃十四丁  
外艱府君自以孤身勉學砥行卓然有立壬辰遭倭  
亂從諸兄逃禍于關東轉至湖西之懷德縣以就宗  
族癸巳聘我先妣于沃川仍寓居焉丁巳就公車取  
司馬兩試時廢主幽閉 母后于西宮同榜大抵多  
兇黨上疏請勿拜謝 西宮府君憤然倡言不可兇  
黨怒甚闕然怵物府君不爲動獨往 西宮謝恩如

例事將不測適有救者只削各籍以錮之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卽位誅除姦兇 母后復正位號彝倫遂明於是文元公金先生長生薦府君子朝除康陵叅奉甲子李适叛府君簡率 陵丁請隸行伍討賊上司不許 大駕南幸遂從間道徒步追行未及而賊平 幸還矣仍扈 駕還都丙寅移奉全州府 慶基殿丁卯陞司饗院奉事未及拜 命建虜入寇 上幸江都本院以 行朝供上之急啓遞府君職時 昭顯世子撫軍南下府君遂隸分朝有薦府君才略可大用分朝不報已而朝廷與虜講和以緩其兵府君聞之驚歎遂不入京仍有深入之計適

長子與其婦相繼喪亡經管理葬未卽決去翌年戊辰四月初一日歿于沃川之僑居不肖孤等始葬之郡境後二十七年先妣歿越明年丙申再遷府君墓三月甲辰日同窆于懷德板橋里七代祖雙清公兆下相去僅舉六七武清陰金文正公尚憲實銘其碣宋氏譜始自高麗判院事諱大原或傳其先實與礪山之宋同原至諱天翊始別籍於恩云爾自判院事歷二世至司憲執端明誼聲望與鄭圃隱李牧隱諸賢相埒是生進士克己其配高興柳氏早寡有節行後人稱誦不衰 本朝 孝宗大王命旌其間是生諱愉是爲雙清公高標峻節度越今古高祖諱汝諧

官安東大都護府使曾祖諱世良用進士補齋郎有二子一壻金慕齋安國銘其墓以爲公長胤龜壽孝友天至叅判公志槩學問絕常壻成悌元清修好古其所謂長胤卽府君之祖官至奉事號西阜所謂叅判圭菴先生文忠公麟壽而世所稱東洲先生者卽成公也奎文鳳章萃於一家一世歆艷名其所居爲三賢間西阜公生都事諱應期學於文忠公能世其家娶廣州李氏兵曹判書正獻公諱潤慶之女持身御家甚有法度隣並有權貴甚橫少拂意家立碎故其子女婚姻王子大臣家赴會恐後而夫人一皆病辭舉五男府君其季也府君有高志大節抱負甚重

而平生安貧守義未嘗有枉己徇人之意治家嚴而有法嘗見從子家男女授受奴僕入內姑與女壻狎坐歎曰吾家先法亡矣丁巳司馬時禍福榮辱判於轉頭之頃而府君百折不挫衆流靡靡獨立亭亭非素養之正所守之確安能如此哉觀此一事則餘可知爾其時兇徒患府君獨異思以污巖竄入府君姓名於其疏 崇禎甲戌同榜人沈之源洪憲鄭百亨以名在兇疏上疏辭職廷議以爲當時節義表著者莫如宋某而今其名亦在疏中他人之被誣據此可知 上遂命諸人從仕如故後筵臣宋浚吉亦以陳達 孝宗大王嘉之命贈司憲府執義今 上初年



不肖孤誤蒙 恩命猥貳政府遂推 恩三代府君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都摠府  
都摠管先妣從 贈貞敬夫人夫人姓郭氏籍善山  
其上世本出玄風故或稱玄風人考奉事自防甚有  
孝友行壬辰倭變奮不顧私從文烈公重峰趙先生  
憲效節於錦山今 上朝特命旌閭國初有爲三司  
左尹綏元其後有承旨垠名載國乘是夫人高祖也  
夫人天性絕異於人能通古今府君甚敬重之每日  
可謂出類人也府君不事生業至空無時則只煮菜  
根以度朝夕甚矣其貧也而夫人怡怡然若自得者  
府君拜 西宮時道路傳言禍不可言夫人亦悠然

曰事旣得宜禍所甘心癸亥府君受官亦無喜色曰  
恐人以我家爲得意者常教諸子曰吾以無欲故貧  
甚然亦以此無愧悔事汝輩識之歲嘗大飢婢子以  
商人貨物入告曰商者飢甚願以此得一食夫人責  
之曰何忍乘人之急而邀利乎可亟除與鼎粥而還  
其貨俄有不肖友生遠來旣去夫人覺之歎曰汝何  
不言汝不聞古人截髮事乎諸子讀書於傍則輒喜  
聞曰凡聲之可悅者無踰於此因以己意論其是非  
得失多有暗合於理者生於 萬曆戊寅二月十四  
日 崇禎乙未三月九日歿歿時諸子女環而泣之  
夫人微視曰止我意甚安泣何爲焉我願汝輩益篤

友愛也長男時熹丁卯游關西遇虜不屈力鬪而死  
次時默縣監次卽不肖時烈次時燾縣監季時杰監  
役二女適郡守尹爛監役李憬諸房多無育獨時默  
生三男長基學次基德爲時杰後次基億爲時燾後  
早死女適韓五福時烈生二女適權惟尹搏無子男  
以府君從兄典籤熙祚之孫基泰後焉嗚呼府君盛  
德大節先夫人深仁高識皆非今世所有而窮困而  
沒世惟不肖輩皆竊官位豈非不食之報歟惟其孫  
曾不甚蕃衍天將何以勸善也其有俟於將來歟不  
肖孤攀號無及謹撮其大槩如右刻而藏之墓前昊  
天罔極嗚呼痛哉 崇禎癸卯三月日第三男時烈

謹誌

進士公以上墓失所在柳夫人在懷德寬洞府君  
六代祖判官繼祀在懷德注山五代祖正郎順年  
在清州周岸其所後考府使斯敏在揚州外西山  
安東公在懷德泚陰叅奉公在清州黑巖府君考  
祖長男皆在清州沙峴上八墓配各從焉三賢間  
在漢陽盤松坊鋤店洞先妣父祖以上墓皆在沃  
川東林左尹公在同郡基谷以石築故尚不壞矣  
昔朱夫子總記先世墳廬於祖碑之陰故今敢僭  
效於此

皇考墓誌補遺

公始以 西宮大節特 贈司憲府執義後以男時  
烈貴加 贈議政府左贊成今年二月時烈猥陞議  
政府右議政既辭遞而猶行推典其九月 贈公大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  
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妣郭氏前歲  
已 贈貞敬夫人今無以加只仍以正一品行公考  
都事應期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  
府事 世子貳師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妣李氏加  
贈貞敬夫人公祖奉事龜壽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  
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妣李氏己  
贈貞夫人今仍進正二品祿不及養詎勝摧咽公墓

既有碑碣表又有幽誌埋在前左事實詳矣男時燾  
今陞益山郡守孫基泰今爲 世子翊衛司副率曾  
孫殷錫疇錫圭錫茂錫淳錫晦錫海齡鵬齡前誌未  
具故今并追補今年實 崇禎著雍浚灘也第三男  
時烈追識

### 松潭宋公墓誌

雙清堂在懷德縣南五里我先祖諱愉府君之所築  
也府君既大節卓然而其清修懿德又足以範世而  
貽後矣名卿賢士無不發揮而闡揚以故雙清雖在  
鄉里而大名於國中有世守其堂而繼述其志事者  
曰五代孫松潭公諱枬壽字靈老是爾公生於 嘉

靖丁酉早孤奉養母夫人盡其誠敬蔭補別提例遷直長陞主簿監察爲定山縣監觀察使李公海壽到縣作詩頌美之復歷四官以戶曹正郎出爲通川郡守時韓石峰濩爲隣宰公請其筆寫淵明歸去辭以見志李玉山瑀亦書古詩以贈之爲林川郡守則公之周甲 萬曆二十五年也已有倦游意會倭寇再逞帥臣誤以竄身離次狀聞 上將用軍律大臣白其寬 上下嚴批舉朝震怖公夷然委命大臣反復伸理只罷其職丙午丙辰以年七十八十陞通政嘉善九十特陞嘉義以其十二月三十日卒丁卯二月葬于公州沙寒里先兆負乾之原公慈祥愷悌未嘗

有疾言遽色謙恭審密多恕少怒嘗曰人而不爲小學無以爲人尤以自警編修飭焉時去乙巳士禍未久也公又圭菴先生之總親也秉銓者疑焉有人爲言曰外不效世儒而中則無媿古人云旣老而以筋力行齋衰曰吾爲朝暮人復欲自致得乎親戚有非理相囂者則至誠開諭終得感悟其爲縣邑修治池館嘯咏其間而亦無傲吏之名京第在終南山下扁其軒以賞心名公韻士多與酬唱酷愛山水凡三游楓岳而不厭焉聞有佳境則命僮携酒竟夕逍遙有時獨徃晚歲重建雙清穆然靜坐左右圖書淡然無累見者以爲神仙焉又於先壠下作一菴名曰披雲

其前有小溪成潭仍自號松潭清逸嘗手錄海東山川歌枕看閱以爲臥遊之具客至只與題品其優劣而不及外事焉然篤意於儒家者流修建三賢書院以爲邑子藏修之所身爲山長而倡率之臨終命書片札示親舊來訣者曰不佞非無誠孝友愛敦睦之心而少無所學長益浮靡虛負一生而歸耳又嘗手編一書曰余以昏惰之資失學迷路紛華聲色日就曠蕩中罹兵禍飄泊窮閭星霜荏苒奄至九袞嗟嗟面墻虛度一生幸今清讌之暇日擊羣賢格言不覺擊節欽仰抄其若干言行書與兒孫以爲檢身之一助云且嘗撰自誌文有曰嘗聞古人修身爲學慨然

有嚮慕之志而少失庭訓長無師友疎拙無立竟就昏冥悲夫蓋其欲仁向善之意老而不怠也如此我宋出恩津始祖高麗判院事諱大原高祖諱繼祀判官贈持平曾祖諱遙年軍資監正祖諱汝霖考諱世勛皆郡守妣迎日鄭氏進士鸞年之女公初娶李氏縣監翰之女再娶柳氏其考亨弼也長男希遠文科學諭次希建蔭仕判官季希進文科掌令女壻判書李溟贈贊成金光裕也學諭生國銓國重護軍女適李榛朴構牧使盧文漢朴謙判官生生員國著縣監國輔郡守國龜監察國蓋女適李穰監司蘇東道生員金巽賢叅奉權謁掌令生縣監國士察訪國憲女

適生員李陽煥陸之寬郡守韓志遠李判書生主簿  
敏開叅議敏樹金贊成生副提學慶餘至今五六世  
而內外子姓摠三百餘人其仕於朝及陞上舍者學  
諭長孫僉知奎淵次監役奎洛次大司諫奎濂護軍  
子生員奎泰判官長孫縣監奎禎次生員奎祥次進  
士奎昌僉樞之子叅奉相朴次生員相曾監役之子  
叅奉相哲大諫之子正字相琦也盛矣哉積善之報  
此其徵也夫柳夫人先公沒公獨處十七年不畜姬  
妾有小奴曰岳石感公慈育盡心承奉公臨沒命贖  
其役可見其恩及賤微也象村申公欽撰墓碣而慎  
齋金先生集來墓下親寫其文曰昔公戲謂我曰我

死煩君一來吾已奉諾故不敢慢也云公與余曾大  
父西阜公龜壽爲三從兄弟余於八九歲時同同春  
公每至雙清逡巡不敢升堂公招與辟呼曰汝父安  
否余時雖稚昧猶識其樂易慈惠之德矣今公諸孫  
皆已就世獨有縣監察訪兄弟在耳與大諫羣從撰  
次公遺事俾爲幽誌追憶前事倏已七十餘年音容  
綿邈行跡黜昧只據紙上文字纂次如右不足以形  
容十一然質而不華則殆庶幾云爾

學諭 贈都承旨宋公墓誌

我宋枝分條別世稱盛族然直榦相傳承守先業久  
而不替者惟松潭公家然也自判事府君五世而至

處士府君是爲雙清堂堂在懷德縣松潭公重建而聚族歌哭數百年如一日四隣稱艷曰幸哉有是後身也松潭公有三子長曰希遠字毅伯慈柔和易事親以孝待人以誠公兄弟與寡妹一人接屋而居四門之族甚多而公終無愠色詈言熙熙然以處松潭公甚安之年幾四十始中司馬已而薦授齊郎陞爲軍資濟用二監奉事以內憂去官喪除除栗峰道察訪撫恤驛隸不任刑杖公自少以治經爲事嘗赴明經試講誦甚熟而時權奸專柄非有蹊徑莫有得者公亦坐是不第鄰並有醜貴者每有汲引之意及是相見戲笑曰公若見我寧有是乎公亦悠然也其後

再赴則公道益蔑然公愈益淹貫如誦己言故賂成者堵立而公竟居高第癸亥反正諫官請罷其榜有大臣言仍使改試公又叅選人以公爲三度中第時松潭公年已九十矣尚康強不衰公亦老白首榮歸之日松潭公乘小轎出迎道路觀者咨嗟以爲異事分隸成均館學諭是年十一月廿七日病卒葬于公州沙寒里後四年松潭公沒葬在公墓之後申象村欽實記其表詳著其世系此不復見公娶延安金氏牧使績先之女婦德甚修宗族稱之與公同年生年九十四戊戌八月廿七日終祔葬于公男國敏早夭國銓國重女壻李榛朴構牧使盧文漢朴謙也國銓

男奎淵奎洛奎濂登第爲持平國重男奎泰生員奎復李榛女適尹瑀朴構男志燮志煥志燦志煜女適黃靈盧文漢男次璧次星女適宋之奎鄭履素黃銓朴謙男尚魯尚義尚信女適李光全李彙泰餘未冠笄余幼穉日時至雙清堂松潭公歆枕清坐諸子列侍自今追記則首坐而嘻嘻者蓋公也後數十餘年則族黨稱公而嘆曰人犯之而能受屈焉而不自直不與人忤亦不爲人所忤今世則不復見也此可以觀公也惜其半世不遇晚成一科旋即奄忽使九十老人扶杖而哭天之報施果何如哉惟其後承蕃昌能繩前武雙清堂下堦砌不移松竹無恙豈公之所

遺乎比之木其幹大則枝葉附焉我宋之盛衰善觀者蓋將於此而徵云

今上乙丑孫奎濂爲江襄觀察使例 贈公通政

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

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宜人從 贈淑夫人

云

同知宋公墓誌

醉翁同中樞宋公諱希命字子順沒旣葬余爲墓表之文而慮石面狹短不能鋪陳其事今其嗣孫奎精又以幽誌見屬噫余服公之善而歆公之福深矣其敢以荐當重託爲辭謹按吾宋出自恩津上世有大



原高麗判事或云已上有天翊官甚尊實與礪山始祖惟翊兄弟云判事曾孫執端明誼有名麗季其遺跡多見於諸名公文集其子克己進士進士之配柳氏以貞節顯我 孝廟朝追有旌典其子愉號雙清堂蓋判事公以下系於譜者皆鮮兄弟自雙清公以後蕃衍昌大人謂柳氏母子苦節高義之報云公高祖判校諱遙年曾祖郡守諱汝霖祖郡守諱世勛考將仕郎諱樺壽皆葬公州沙寒里將仕公娶星州李氏女以 隆慶壬申歲生公自少謹慎孝順其羣戲亦不與凡兒鬪爭八歲李氏沒能服喪哀慕事將仕公竭其心力將仕公嘗患淋疾肉甚痛公嘗吮之其

臨絕思遠方物而未及進故平生未嘗喫是物而其祭時則必致之其執喪哀感甚家人愍其羸病稍滋其味公責而却之家人自是不敢復進將仕公長兄曰護軍樺壽公事之如所生事事必咨稟焉居在一喚地日必叅問因以娛侍以終日於兄妹友愛尤篤視諸姪甚慈人不見其異於己出也鄉人嘗薦其行義朝廷授以 獻陵叅奉後有蔭官講書之議公曰吾之始來只爲拜謝 君命而已今以白首之年屈首講席不亦汚乎遂謝歸扁其堂曰醉翁而作記以自見日與子孫宗族談話度日長子護軍公國綱老白首日夕歡嬉出繼子國澤駁歷中外終至府尹榮

養備至鄉人莫不艷歎 孝宗大王辛卯公年八十當受優老之典而有礙朝格府尹時爲承旨上疏爲乞特恩 上批曰予豈惜此不慰爾喜懼之心哉仍傳于該曹曰前叅奉宋某年滿八十特爲加資是冬拜僉知中樞府事公曰 天恩罔極遂入京肅謝而歸八十三又以 命拜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追榮三世公又曰此實先世積善之餘慶也蓋是時公孫金氏女克誕聖女上膺 孝宗大王睿簡爲世子嬪是爲 顯宗王妃門闈之榮耀震動區宇丙申八月四日考終于家其十一月廿二日葬于沙寒之先兆配晉州柳氏郡守之榮之女仁厚好施先公十二

年沒而祔焉 上遣官賜公祭其文略曰韜光不市遠有家聲張仲之家天報以齡中樞貳秩實褒其德嗚呼其盡之矣於是遠近老幼聞公之沒莫不咨嗟涕歎曰善人沒矣宗族章甫多操文來奠而同春宋公浚言之稱引最備而實焉蓋公慈祥溫順謹慎厚善未嘗飾貌而矯情事父母以誠待親戚以恩常曰孝者百行之源人而不孝與禽獸奚擇哉至於文藝不足貴也故其追遠之禮亦盡其誠至於耆老亦必躬親之又平生不言人過失常曰馬援所謂如聞父母名者真可師法也且不與人相較常持百忍之戒矧窮恤貧如恐不及以故鄉鄰宗黨無不悅服蓋舉

公始卒而論之則公棄官辭榮守拙田園則有似隱者之清真託身麴蘖遺落世事則有似醉鄉之沉冥而未乃秩登位隆腰金頂玉則儼然卿宰之尊貴矣蓋前二者則是公之自爲而其後一事則神報德善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世人之怠於善而謂天之不可必者觀於公則亦可以知勸矣季子曰國鼎從仕郎亦出爲人復四女適金國翰成楚傑李涵朴廷彪護軍四男長卽奎精次奎英奎會奎報二女壻柳興門崔徵遠府尹四男奎光奎輝奎章奎明也奎章有俊才早夭餘皆蔭仕一女爲國舅府院君金佑明配是爲德恩府夫人從仕二男奎文奎元三女壻朴自

厚黃鎬具碩昌成楚傑男竒童碩童四女壻申弼漢金濟賢李益昌閔穌李涵男相吉朴廷彪男世翼壻李基厚奎精生男得弼明弼元弼得弼有至行二女爲柳東惠吳日章妻奎英生蓋弼衡弼二女爲韓益相洪錫夏李聖培妻奎報一女爲姜翰岐妻奎光生夔弼龍弼女爲李行徵妻奎輝生夔弼榮弼渭弼女爲趙鴻禎南長薰妻奎章一女爲成必晉妻奎明生舜弼文弼女爲趙鴻祥朴世度妻奎文生殷弼姬弼夢弼奎元生益弼禹弼柳興門之男曰好仁好誠府院君之男曰萬胄錫翼錫衍錫達女卽我 慈聖殿下崔徵遠之男埴內外曾玄摠數百人每壽辰賀節

扶床坐膝充堂衍宇公亦不能盡辨其誰某昔柳玘以崔山南兄弟子孫之盛歸之於唐夫人之孝敬况公之德善其致此無惑也公家舊嘗依國典祭止三世公嘗戲指玄孫此是祧我而不祀者此實人世稀有之名談也余以藐末忝在宗盟奉先講睦之儀常遵命承教者餘三十年矣今公兩三世丘木已拱而鄉風宗範非復昔日之美善益於公追思而不能忘也銘曰

贈吏曹叅判宋公墓誌

松潭宋公諱栴壽以齒德尊於鄉黨沒而葬而送者傾數郡其長子學諭公諱希遠謙卑退遜與物無競其承藉世德篤於親友于弟妹神之所勞不于其躬而于其後者曰學諭第二子諱國銓字邦衡其事親也怡聲應對奔走承將盖自髫髻而然矣稍長則家故清寒而便身之具一無所缺學諭公嘗疾劇割指進血及喪哭踊號天觀者淚下學諭公長子早亡公服松潭公承重服自義率之克盡誠禮奉養母夫人色尤和愉時節慶會必有酒食召宗族娛樂之親身裙踰手自浣濯或有感神致物如筍鯉者隆寒侍疾因致損傷遂至不起將歿無他語惟曰老親老親謂

諸子曰汝等善爲奉養使我瞑目母夫人時年八十五氣甚微慟哭曰失我孝子鄰里莫不酸鼻公任真坦率不與物忤非理相加耳若不聞樂道人善而不言其失早事公車終坐數竒常曰男兒不自成名則斯可已矣從人求丐能無愧乎常誦程子語詔子弟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同宗中最與同春宋公浚吉相善自蔥竹以至白首情義不渝焉孺人順興安氏己卯名賢世寬其曾祖祖祉兵曹正郎考敬仁不仕孺人貞莊夙成十餘歲喪其母孫氏饋奠米鹽能自辦集及歸公經理家事綽有其方諸子學語親授以字旣而則必令就傅女子行步不令從門窺客其嚴

如此諸子作官絕不預外事曰豈可以累吾兒先世祭田近在祠堂下不聽諸子作舍此與家禮之訓暗合矣其考卒無適嗣安氏家以先世契券託之孺人辭曰何忍以罔極之時係念財業人曰此丈夫所難也庶弟奉祀者極零丁取歸宋氏黨俾成室家爲其先墓無表拮据豎石而求文未入刻則臨沒遺命曰先訖此役然後葬我茲數者皆非婦人之所能也公歿在 崇禎己丑壽五十五孺人生後公一歲壽八十三墓在公州沙寒里乾坐巽向之原孺人祔焉自公五世祖牧使諱遙年以至松潭公皆葬沙寒里其族出世系詳在諸位碑碣者多茲不復錄長男奎淵

僉樞次奎洛監役季奎濂登第今爲大司諫僉樞生  
相抃相曾相迪長仲皆生員女適李世箕側出男相  
彥相賢相愚監役生相哲三女適李東根朴禧慶李  
志寬大諫生相琦相維女適李益命相抃相哲皆齋  
郎相琦決科爲正字曾玄并若干公旣誠孝篤至又  
謙虛退遜宜裕於躬而竟沉滯以沒識者疑焉然子  
姓振振簪紳相映大諫父子方以清名峻望羽儀  
王庭天之報施其在斯歟公於余爲尊屬里閭游從  
杯酒從容間以諧謔曰父黨無文今公墓木已拱而  
宗黨交歡漸不如舊今僉樞兄弟託余爲誌追憶前  
事愴涕而爲之叙如此云

全州府尹宋公墓誌

我宋得姓遼遠然其班班可譜實自高麗判院事諱  
大原始其居懷德則由按廉使諱明誼始按廉之孫  
是爲雙清堂諱愉又歷五世而有琴巖公諱夢寅無  
子取公爲後公生考同知諱希命與琴巖爲再從兄  
弟也公諱國澤字澤之早遊文元公金先生之門先  
生愛重之中 萬曆己未生員 天啓甲子登明經  
及第選補承文院正字轉至博士丁卯有虜變文元  
公爲號召使以公爲叅謀官未幾薦入史局自檢閱  
至奉教或遞爲注書陞典籍歷戶禮曹佐郎爲司諫  
院正言時遷改 穆陵朝論咎首事人以此論議携

貳公守正不撓黜爲咸鏡都事入爲持平同金文正  
公爭論崇奉私親之不可復黜爲輸城察訪翌年移  
文川郡俄而文正公以大司憲辭職曰同事僚員尚  
在貶籍臣獨何顏復入臺席乙亥遂以掌令被召未  
赴闕遞爲宗廟令又西叙置散丙子邊遽至 大駕  
倉卒自南門轉入南漢城公時在僻巷不及從 駕遂  
由諸島僅得入江都數日城被圍迫公遇閔公光勳  
相携至武庫置火藥於前曰此吾輩死所也忽聞有  
推破西門聲問之則曰元孫出矣公與閔公曰趙氏  
一塊肉只在此矣遂以其所乘馬奉以行有賊數騎  
追至急令衛卒以砲向之賊不敢進遂向喬桐公家

屬寓在路傍過門而不敢入至一島島中十數輩持  
刃相向二公曰彼必不知元孫卽招之具告以實皆  
涕泣聽命持酒食迎勞夜又相率侍衛士大夫避難  
者來赴日衆遂推朴公東善爲領首轉向湖西難已  
自唐津奉元孫還京朝廷以功陞通政拜兵曹叅知  
移工曹戊寅奉使兩湖拜公州牧使以姻嫌遞己卯  
以刑曹叅議奉使瀋中秋拜光州牧使翌年以箋文  
不書僞號罷壬午拜成川府使未幾棄歸又以刑曹  
叅議授全州府尹未赴而換授金堤連喪所後所生  
二妣戊子拜承旨遞復拜復遞己丑五月 仁祖大  
王昇遐臺諫以公入臨差遲論罷金文正公語人曰

昔宋神宗三月昇遐司馬公五月入臨而未聞有非  
之者庚寅以承旨赴 召辛卯所生考適入麥公陳  
乞優老 恩 上特許之曰予豈惜此不慰爾喜懼  
之心哉拜林川郡守時 明聖王后承 睿簡入嬪宮  
公外孫女也公侍所生考入城謝 恩仍過 大禮  
而歸明年以事遞連拜刑工兵禮叅議甲午又有優  
老典又爲所生考呈狀于該曹 上特許陞嘉善仍  
授同樞推 恩三代公爲便養求爲沃川郡守沃自  
昏朝時論議乖張正者見屈公至一皆伸之士論多  
之丙申棄歸秋同樞公捐館己亥 孝廟賓天 顯  
廟卽位公先己以病辭職至是病益痼而黽勉赴哭

以兵曹叅議供職十一月病革 上特有醫藥之命  
公不及家事語子弟曰吾以布衣受 恩三朝涓埃  
無報目將不瞑矣其十五日卒于會賢坊寓舍年六  
十有三訃聞 上驚悼命中使護喪隱卒之典甚隆  
始葬公州儒城縣南素屹里後癸丑移窆縣之俎橋  
里亥向之原公天資清朗器宇和雅平生一任坦率  
絕無艱深險阻之意其事親也承顏順色婉愉怡悅  
到老如一日待宗族一於敦睦不以戚疎有間與人  
處言笑嬉怡不置畛域人無不愛慕之然論議勁切  
直己自信初入臺閣卽忤於權貴連被貶黜困坎塞  
北至四五年之久而亦無少悔又自愛其一刺未嘗有



要路所以是仕宦常在通塞間爲親求養累典州郡所至一心奉公不敢以私事相溷少有歎於意者雖一家切迫之懇一併揮退自奉甚簡臨下以寬每以安集小民爲務武斷之徒喘息屏跡帑藏儲待必盈溢於始至成川實貨財所聚而公冰檠自礪視之若無成民相謂曰吾屬閱人多矣未見清白如我侯者立石以追思之其在林川有名宰家奴殺人繫獄前後邑宰皆莫敢決公卽斷之以法不少饒邑人稱快至其年益衰病益深宦遊之志已倦而爲同樞公大耋在堂低徊郡邑往來榮養滄澗無缺每於佳辰壽節輒設盛筵子姓迭舞金貂相映人皆曰幸哉有子

如此雖稱大孝無愧矣性喜酒遇輒引滿雖甚醉亦不亂每與諸親飲團欒款洽長吟淵明悅親戚之情話一句而已常戒子弟曰馬援交趾書先君子取爲自修之法此子孫所當遵而勿失者也浮屠巫覡之輩不入於門聲伎博奕之戲不接於心嘗築精舍於門外松間雜植花卉取先賢碑版掛諸左右以視法日必晨興盥櫛整坐終夕無懈惰之容此則觀感於文元公者深矣憂愛之心老而彌篤雖退處之日每聞朝廷失得憂喜必形於色前後居憂年衰病深人無不愍慮而公任情致禮以至終制人謂誠孝所感公常曰余以草野孤蹤幸忝科第榮養兩親贈及先

世人間福祿既已備矣而 壺儀之尊又出吾一家  
壻爲國舅女爲府夫人無非吾先世積德餘慶有以  
致之祇宜一心戒懼毋貽辱朝家而已金文正與金  
文敬實一世宗師而皆親愛而推許之後之欲知公  
者於此而徵之斯可矣配晉州姜氏將仕郎致瓚女  
溫謙柔靜婦德甚備公之爲寒士勤苦拮据未嘗咨  
嗟旣貴猶執女紅愈自恭儉入吾門六十餘年絕無  
非儀之聞真婦人之楷範也後公二十五年年八十  
八而沒今 上殿下閨訃驚悼因命贈公左贊成夫  
人亦 贈貞敬夫人其崇終之典特出尋常長男奎  
光縣監次奎輝監役次奎章有儁才早夭次奎明縣

監女卽國舅金佑明配府夫人奎光男夔弼龍弼女  
適李行徵奎輝男夔弼榮弼渭弼女適趙鴻禎南長  
薰奎章一女適成必晉奎明男舜弼文弼女適趙鴻  
祥朴世度國舅生四男二女女卽我 明聖王妃歲  
辛丑誕我 主上殿下男萬胄錫翼右尹錫衍僉知  
錫達叅奉季女適權益與余以同宗從八九歲時與  
同春公浚吉同里從公游至白首親懿不渝同春嘗  
謂余曰曾見澤之言人不善乎余竊思之公之享有  
丕祉其在斯乎今奎明以同春公所撰行狀一通託  
余爲墓誌同春之狀詳且實矣遂據而撮其要如右  
云

工曹正郎宋君墓誌

我宋本右族又有以名父之子其資美其才敏而其行修方以如玉之望大爲士友所推重而天嗇遐齡四十而休者曰故正郎名光棫字希張也我宋系籍恩津君同春公浚吉之子清坐公爾昌之孫以天啓乙丑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尚州之栗里其外翁鄭文肅公經世之所居也其小名遠大卽文肅公所命也八歲相者王尚忠浙江人也見之謂同春公曰形如竹聲如玉善教之十一歲同春公盡室入京詣門者見君無不灑然稱歎十四受學于金文敬公集之門文敬公甚愛之一日使讀韓文一篇而竒君讀下

無礙君曰此文已從同輩人受讀非生面也文敬公喜曰汝立心不欺已如此矣 孝宗元年同春赴召時文敬公先已入朝君來往二門周旋應接俱得其宜五年中進士八年陪同春再赴朝除 宣陵叅奉俄改翊衛司洗馬歷三官用今 上舊僚恩超授主簿遷工曹佐郎陞正郎出監尼山縣工曹時以輪對官入侍敷奏詳雅 上皆從所請因問及同春公曰何時上來蓋同春公時已退歸也一時榮之治縣事神甚民主於誠意然亦不違道以干譽故民或有不悅者解歸鄉里爲奉親讀書計而病已作矣君生于累世積善之家旣清明溫粹又濡染家庭入而慈孝

出而遜悌自甚少時已然凡有所爲對人無所諱同春公常曰純然赤子心也逮其出入師友周流仕學人無不樂與交權曰真同春公子也鄭夫人臨沒且曰有子如此足矣然君自少文弱善病不能大肆力於學問又得年不永其所成就終不能副其初心惜矣君娶樂靜趙公錫胤女有四男一女男長炳文次炳夏炳遠炳翼女適元夢翼余纔龔鞠于清坐公與同春公視如同氣也君自始學數方以至長大未嘗不相隨故余未有子時亦未嘗有無子憂同春嘗謂余曰此子雖止此而不復進亦不失爲善人也噫同春初稱以赤子心則是大人基本也後稱以善人則

豈爲君而爲遜辭也耶余之期望則不止於此而竟止於此豈神理之爽歟君以崇禎甲辰七月十六日終焉余時在黃山之竹林精舍訃至余與老婦李爲位而哭又歸視其歛又臨訣于公山舊校之葬所皆與同春握手大慟同春謂余曰公祭兒文其稱道語不忍見也今同春又不可見而炳文等請余誌君噫余老衰易感亦不忍更爲稱道語故略叙顛末如右云銘曰

聖人有云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嗟嗟君乎苗乎秀乎苟至於其實則殆不可量也而止於斯嗟嗟乎精粹之行清秀之儀今不可復見矣

慟惜之匪君而爲誰

淑人趙氏生長名家質美而有教同春鄭夫人甚愛重之既寡而怨痛甚同春嘗曰父之哭子尚不如妻之哭夫不忍見也同春既沒卽老而不與家事壬戌從炳夏于官次歸哭長子不勝悲哀翌年癸亥三月十九日沒得年五十九炳夏等遷正郎墓同窆于興龍里負乙之原北去同春墓十餘步炳夏子堯卿以恩命爲承重孫執喪奉饋奠正郎以長子原從恩追贈承旨故淑人及受淑夫人真誥焉

從姪基善墓誌

余再從姪名基善字慶伯生四十八辛丑三月喪其母尹氏四月喪妻李氏五月初三日君又繼而不淑焉是年冬其子彝錫以三喪歸葬焉噫人家禍故若是其酷耶君在時余固默識其坦率簡疏而无艱深苛刻之意謂可以受福不薄矣逮其死宗黨知舊皆稱其善事親愛弟妹其婦翁李公聖基論人甚抗至於君每稱曰寡欲之善士余尤痛惜而益歎神理之舛也君嘗語余曰姪少失學無所成然見善行聞善言心未嘗不悅而只扞格不能入爲是創艾欲令兒子輩早有學也君見世俗祭考妣合設一分饌疑其爲非禮及聞禮則不然卽變舊而各設又鄰人侵占

其居址有司直之君分割而還其人曰彼無歸可矜也此數事亦可以見君之爲人矣我宋出恩津君之考曰時瑩故佐郎邦祚之第二子出後堂叔僉正熙祚志節卓然朝廷嘗欲差遣瀋陽官力辭不屈至就吏而不能奪妣掌令尹烜女柔慈有婦德妻李氏全義大族也生四男彝錫彥錫倫錫叙錫女長適李濟次適韓瑞丁次幼嗚呼君以名家子其厚善足以有慶於身而竟沉沒無成遭罹舛運竟闕其年豈不悲哉只子姓蕃衍不食之報其將在斯歟君少於余七年僉正公在時與余相長大君健甚無疾今遽先我而家事零替不忍言也其葬日余與草廬李泰之美

村尹吉甫臨墳而哭之今老病將死遂忍涕而記此俾誌于其墓其墓在清州南境晚山西坐卯向之原

### 從子基億墓誌

從子基億字君一其先恩津人祖贊成公諱甲祚有大節褒典在史官父時默今爲堤川縣監於吾兄弟爲仲而伯氏時熹早卒故實爲繼禰宗母加平李氏奉事著生女基億生於 崇禎庚辰十月十七日才舉其次叔父今靈山縣監時燾與其配月城李氏取而子之壬寅冬隨其父任所病痘瘡翌年正月五日死於官舍旣死五十九日仲氏與余及其父其季父時杰葬之于公州儒城縣草外里白山原東南去贊

成公墓二十里而近嘗以父任階將仕郎娶觀察使  
姜瑜孫女生女曰後喜基億容貌充完性質厚善爲  
宋氏良子弟不幸夭死且無嗣人嗚呼痛哉既葬翌  
日叔父時烈書以誌之 崇禎癸卯三月五日撰

